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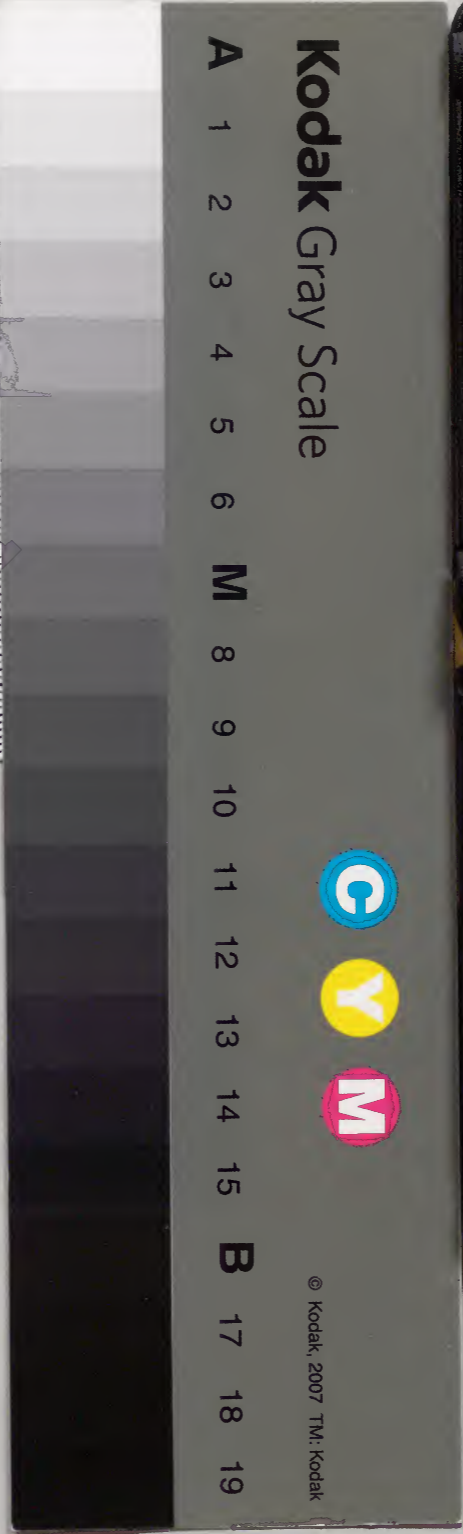
日本文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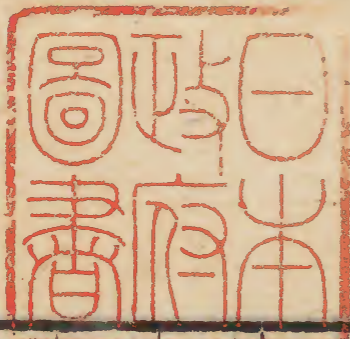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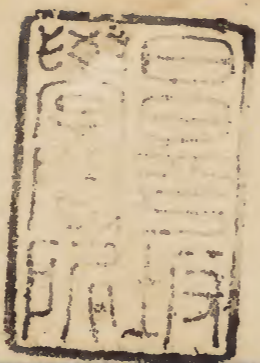
下

和書門	
一八三五九	號
二一六	函
一四	架
三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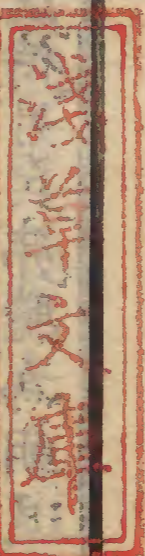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一八三五九	和書類
三冊	
二三四	函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8359
冊數	3 (3)
函號	204 354





日本文鈔卷之下



平安 源世昭君誓甫輔

紀事

紀鎮西八郎事

源邦彦

保元之變

崇德上皇在白川宮徵兵有源為朝者同其父故檢
非違使判官為義至為義有四十餘子長曰義朝村
勇出眾以宿衛 禁垣不至其餘諸子多從焉

為朝者其第八子也初年十三既有食牛之氣凌轢
諸兒判官嗔其不順故諸西海居於豐後與肥後平

日本文鈔

卷之下

一

忠國相謀西侵太小二十餘戰遂霸九州稱鎮西八

郎朝廷檄諸郡討之不克視其父官爵令其

招為朝為朝慨然曰陷父於刑辟不孝莫大焉

詣關待罪朝廷壯其志赦之因留父家時年

十九身長九尺膽力過人能彎九石弓上皇

素聞其名及召見之果然能罷之將也乃使左大臣

藤公問策為朝對曰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臣請今

夜急詣北關奉迎鸞輿令祝融氏助兵威孰

敢禦之藤公曰兵少且待外援曰臣兄在彼我以謀

彼者彼亦以謀我何遑待外兵弗聽為朝退歎曰鸞

鳳雖美禽安知擊擢之事環甲以待夜未明官兵果

來平清盛門于南門其將伊藤陸兄弟爭先而進射

之皆死清盛執矢而閱長髯密節鏃若巨鑿左右傳

觀駭然失色清盛胆落而退義朝率數百騎尋至遙

呼曰順弟豈不念天顯乎為朝應聲曰何物孝子敢

抗父兵持滿嚮之忽意今日之事百無一濟且存是

人則吾父尚有賴以全焉仍射終頂誓之義朝神

色自若哂曰吾弟年少技亦未精曰為兄長故遜一

矢耳如不得命弟何敢辭義朝色沮即麾軍而進為

朝挺身奮擊不可當義朝乘風縱火宮中騷擾遂以

大敗。藤公奔亡。途卒。為義及諸子盡禽斬而
上皇幸讚岐。獨為朝進。在守山驛。為追兵所獲。時會
大赦。朝廷憚為朝。脅力斷其手筋。流于伊豆。大島而
弓力不減。居數歲。復起。侵掠諸島。官兵討之。舳艫相
銜而來。為朝以巨鏃箭射居首者。透底而出。船即沈
沒。眾畏縮不進。為朝一笑而去。不知其所。世傳琉
球國舜天王。蓋其子也。

紀一谷戰

清純

壽永二年二月七日。征西副帥九郎公源義經大破
平氏於攝之一谷。內大臣平宗盛奉
帝奔于

讚岐。先是源大將軍賴朝以

上皇宣起兵討

平氏。期年。盡有關東之地。乃議遣兵西攻京師。而其
族源義仲者。亦起兵信濃。平氏兵累戰皆敗。遂棄京
而走。義仲既入京師。幽
上皇。削諸貴臣籍。恣

行暴橫。大將軍乃使其二弟冠者公範。賴九郎公義
經率兵攻義仲。平氏以其間出兵。播備諸州。拔數城。
勢頗振。遂取南海山陽二道。十四州。兵十餘萬。城一
谷。為行在。一谷距京師二百里。城東起生田。西到一
谷。相連三十里。就山造宮。矢舟於海。兵粟充備。軍容
甚壯。指日收復京師。二公既破義仲。殺之。乃移兵攻

平氏冠者公以兵五萬自攝津進攻其東九郎公以
兵一萬自丹波繞攻其西宗盛聞源氏兵腹背來侵
使其族某卒三千人要九郎公於丹攝之界營于三
草山公夜擊而破之宗盛聞三草破使其族通盛教
經兄弟陳城北之山趾而備之九郎公既勝三草乃
分其兵為二授七千人於土肥實平直趨一谷公親
以精騎三千間道掩之涉無人之境者二百里公親
兵辨慶者探山中得一老人引而見之公命先導曰
臣耄矣以其子見公奇其狀負叔為麾下士賜名義
久使之先導冠者公兵攻生田平氏兵戮力死守互

有殺傷九郎公既到鐵拐峯香俯城中乃先下散馬
數十試之不斃者過半公乃揚言曰既入死地有前
而死耳率親兵三十人先下衆皆下沙磧所轉勢不
能自止直下百餘步得地稍坦處以俯下則大石壁
立者二百尺餘乃魚貫而下甲冑相戛馬之頭尾相
啣秩父重忠年二十一帶束馬於其背而下曰平日
藉尔力今日聊報爾衆半下乃乘風縱火鼓譟響振
山谷北風益勁昏昧如夜須臾火滿城中平氏兵大
駭爭赴舟自相蹂躪及焚溺而死者甚多生田一谷
之兵亦皆登城縱橫斬禽平氏之族某某等部將某

某等十數人戰死宗盛挾
帝及太后航舟而走
六宮及文武臣僚從者不過數千云

紀一谷戰 効宗景文體

壽永二年二月七日源義經取一谷平宗盛走先是
源賴朝奉
上皇宣起義既在關左方議西討
源義仲自信攻京平氏走義仲入京橫甚賴朝乃將
二弟範賴義經勦之平氏乘間狗播備復振乃據一
谷兵餉豐盛尅期復京二將殺義仲乃移兵一谷範
賴兵五萬義經兵一萬腹背取之宗盛營兵三草為
義經所破乃濟兵備城北山趾義經攻其兵投七千

土肥實平趨一谷親提三千穿嶺掩襲景昏露宿辨
慶者晉一叟命導晉息代賜名為土明晉範賴戰相
當義經峯頭相城嘗歐馬下達乃下沙溜如流下百
餘步石如屏障者二十丈許乃戒騎下馬臀高於人
頭秩父重忠束馬其背下下未竣喊火之會風火烈
範賴實平兵皆萃平氏兵束手就戮免者甚尠宗盛
挾
帝及國母與族屬千餘人航逃云

紀一谷戰 戲効世所謂古文辭

壽永二年二月七日九郎公克西軍於一谷
帝蒙塵於讚蓋源大將軍之始起奉
上皇之

詰云斯年開府鎮臺山東八州厥角替首乃謀選甲
西討而岐岨氏者自信先焉西軍竄於四鎮岐岨氏
既破西軍日益自尊夜郎主不翅大將軍怒曰豎子
敢無禮姑剪滅之而后從事西軍哉乃發兵西使介
弟冠者公九郎公岐岨氏乃東其兵之西討者東抗
東軍西軍乃徇山陽併數城勢寢振既而以精甲十
萬據一谷而城之生由為東門一谷為西門其人人
人以謂中興之業在旦夕如承蜩耳二公既戲義仲
於汗陵而獲之則移兵於西軍於浙西甲五萬冠者
公將之梶景時佐之進于浙矣甲一萬九郎公將之

土實平佐之進于丹矣西軍乃使公子某某等塞於三
草而拒九郎公公夜掩取之詰朝二其兵授七其佐
向一谷公親帥其三公穿山而直臨城北三草之敗
某某等請濟師西軍大元帥平宗盛使公子某某等營
于山下策應之日暝九郎公與其兵班荆而宿公愛
將曰辨慶索一叟於山中而見之公曰而導哉叟曰
首臣臣老矣有豚兒敢請公可乃見其子公咲曰驛
且角叔諸幕名之義久質明發公謂義久曰命而導
而謂而智不及老馬可哉往欽哉冠者公兵既傳生
田而門焉西軍墨守不可猝破九郎公既到鍊嶺遙

俯城中久之曰盍試乎馬而能下乎於入乎何有乃
歐馬數十下傷十之四五乃曰不入虎穴烏得虎子
戮力於列只予馬首是瞻衆從之沙礫與人相軋如
下彈丸若者百餘步得地稍夷者而止俯下猶視之
井底而石壁二百尺許如瀑布直下者衆乃緩轡俯
鞍暝自屏息而下唯謹秩重忠曰平日之役馬為其
政今日之馬予代其勞背之而下衆半下鈞聲噪之
山谷屋瓦皆震會風大作火之遍城中皆火生田一
谷兵僉萃於敵西軍不能復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獲公子某等十人將佐某等數十人宗盛與某族

擁 帝及太后入海而逃嬪御將卒從者十之
一二其餘散之四方者幾千人云

紀昌俊襲義經第

物茂卿

文治元年冬十月十三日盜夜襲伊豫守源義經堀
川第盜者惡僧昌俊也兄賴朝使焉初義經在東日
御賴朝執盃熱烙手而弗釋神色自若於是乎賴朝
已心憚焉及其奉 詔西征也播南海之役率
皆以寡克衆冒險踏危出其不意集如風雨敵人謂
我自天降也而我三軍亦鮮能知之矣又能推赤心
入腹中大得士驩心麾下又多敢死士是以大功過

成而自賴朝所遣使監其軍諸將帥頗有樂從焉者
 不者事平後還東亦皆嘖嘖稱其材武弗已於是乎
 賴朝始心惡焉蓋賴朝夙有霸心而義經為弗知也
 乃獨傾意結平朝廷其在西海報捷徒寶器諸所奏
 請事宜莫不稱

上皇旨叙爵昇殿寵端見焉

要越示意之後尚且恬不之省性又好聲色者燕游
 多所漁內內所俘平氏女而還其所獲篋篋中書則
 諸公卿鉅室所與平氏關通者都下人錄是寢帖席
 而謗從興焉大名之下不無紛云人或傳其私前平
 太后蒙童中也則賴朝稍稍惡之於諸將前而諸將

弗響應乃私使昌俊昌俊者諾樂惡僧也它諾樂僧
 有聞其隣者昌俊出死力助之事上幽諸土肥實平
 之所久而見釋不敢歸客于東實平業已以其族奉
 賴朝也乃薦之賴朝亦喜其桀驁而昵之至是遂使
 之云從者九十七騎見玉黨人隸焉是日義經之人
 江田弘基者路值昌俊入洛怪焉與其人語庶得情
 告義經義經俾其以之來弗能來義經怒更使辨慶
 辨慶亦惡僧膂力絕倫單騎往見而責之我公召之
 盍速來也昌俊弗能辭其人請辨馬辨慶叱曰遲矣
 抱而上諸已馬疊騎其後以來其人欲從辨慶又叱

曰止矣見我公而謝。何用從者其人不敢從。既至義經見之曰。士之東者必先見大將軍而後館士之西者亦必先見我而後館。汝何緩也。昌俊叩首謝曰。臣本諾樂僧也。有故去而事大將軍。乃公之兄也。則公之臣也。豈有它心哉。臣今有事於七太寺。以來也。齋未可以解。為妄意。跋事之日。敬請下執事也。故不敢請。詎意值公之怒。敬謝。義經曰。何從者之衆。昌俊曰。以備它盜賊也。豈有它心哉。義經曰。拂。汝必為大將軍。擬我者。昌俊又叩首而請盟。為乃遣歸。於是義經方置酒。召倡善舞者。靜舞。迨夜醉甚。盡歸休其

士。留直者僅七人。或曰。惡僧可虞。不聽。曰。既盟矣。乃寢。靜慧女。其心蓋不能釋。然乎昌俊也。私使二豎往覘。弗還。益訝之。復使一婢果走還曰。二豎皆斃其門內。馬數十鞍矣。人數十鎧矣。將來也。言未畢。大闕於牆外。靜盪義經而不寤。曰。名將也者。必警乎金革之聲。乃提鎧。摩之相擊。乎鏘然有聲也。義經果乎寤。結束以出。開門而迎之。靜抽長力翼之。僮紀二。稍稍集。又會備前守行家來救也。昌俊大敗。走匿于鞍馬山。義經不釋戎服。迨造。上皇御所奏曰。

以臣之不倣也。矢石相加于輦轂下。有驚聽臣之罪也。雖然賊既奔矣。敢白視其狀。箭之集于胷者如林。而植于腋者僅三矣。辞色提提。觀者莫不嗟嘆。鞍馬山者。義經幼時。故嘗所讀書處。其僧多厚善者。於是皆爭索山中。獲諸僧。止谷面縛。以獻為義經。詈曰。壯士何盟之為。昌俊曰。盟者私。讓者公。我無私憾。故盟。有大將軍之命。故襲。義經怒。俾扶其面。昌俊曰。我者大將軍之使也。扶吾面者。猶扶其兄之面。意氣忼慨。義經壯之。曰。欲生生之。昌俊曰。我已許死於大將軍矣。願速殺我。則公之惠。是已。遂斬之。使中

務。丞友國禮也。厥明賴朝嘗所遣。紀綱之僕。安達經清者。亡而東告。以昌俊兵敗見殺者狀。於是乎賴朝大喜。曰。殺吾使也。而今而後。兵有名矣。乃命三河守範賴。率六萬騎往討。辞之日。謂之曰。汝亦為九郎之所為者。範賴恐不敢行。載書百以盟。遂以之。死更命時政實平。十一月。上皇勅伊豫守義經。備前守行家。以海西九州之兵。討賴朝。越三日。義經與行家。出洛赴海。而騎士三百。而其臣義盛奔于伊勢。殺守吏首藤。以死。攝人多田。行綱。太田。豐嶋等。兵一千騎。陳于小溝。要而擊之。不克。六日。義經發大物。值颶

而不克竄于南山十二日。勅美作州捕義經行家二十八日。時政實平入洛為賴朝奏請六十六州總追捕使。以搜義經行家。及平氏唯類。於是乎賴朝之霸成矣。明年春。義經奔于興。依其刺吏藤原秀衡。後五年秀衡死。其子泰衡等殺義經。賴朝聞之曰。擅殺吾弟。請討泰衡。不待報而發。泰衡敗走。以死興州。于是乎賴朝之霸定矣。君子曰。義經不亡。賴朝不霸。世人至于今。悲夫。義經之勲而弗報。天乎。雖然。是豈翅悲義經已乎哉。

紀由利八郎事

龍公美

由利八郎仕興州藤泰衡。文治中。源公賴朝自將兵伐興羽。泰衡軍敗績。八郎中流矢墮馬。天野則綱生獲之。源公名見吐曰。吾先將軍使泰衡之祖守興羽。今何苦反乎。且興羽天下疆國。帶甲數萬。乘騎數千。粟支十年。而不能一月防戰。何為怯哉。八郎瞋目罵曰。勝敗則兵家之常。大不必制。小智不必勝。愚故左典廐。為關東十六州管領。手握天下之重兵。而平治之亂。平清盛自熊野還而攻之。不能一日防戰。挺身出也。終為忠致所殺。亦何為怯哉。且廷尉素無罪也。公信譖相聞。故間行投我國而已。無佗謀。公強令誅。

之泰衡奉命既函送其首今公反以殺廷尉為罪俄然發兵伐我其名何耶源公不能對顧左右曰壯士也乃赦之云

紀藤黃門龍馬對

清絢

建武元年平高時伏誅海內復歸一統既而帝頓忘政事日近酒婦人唯婦言是用諸將士怨望思亂又大修宮室賦役煩苛民不聊生出雲守佐佐木高貞進馬蓋龍種云 帝時宴弓場殿使善騎者調之驅驟如神 帝問侍臣曰龍馬出為瑞為妖侍臣承意妄說諛辭奏之 帝大悅中

納言藤藤房未至

帝問藤房正色奏曰臣聞

明主所瑞者人才奇異之物非所瑞矣河出圖包犧作易誠為上瑞然聖人以神道設教上古邈遠不可得而詳况其所瑞在圖不在馬矣周穆王八駿西巡徐戎叛亂漢文帝東漢光武帝時俱有進千里馬者二君不受蓋天子之出鹵簿儀衛自有程式千里馬非所用矣若夫兵戈騷擾之際羽檄飛捷尚或藉斯物方今新經喪亂戶口凋衰有功之士封賞未行歸順之人危疑未安方適憂勞撫育與天下更始休息之時龍馬非所用矣玩物怠務明主不為臣竊謂宜

少賜高貞物。附龍馬其人。却遣使海內之人。知陛下所瑞者。人才龍馬。非所瑞矣。於是帝默然無言。因罷宴云。

論曰。藤房屢言政事得失。不聽。藤房知。帝終不可諫。亂必再起。因棄官為僧。雲游不知去向。亡幾尊氏果反。

帝奔南山。海內復亂者幾五十年矣。或傳藤房依畑。時能者而終。或傳妙心寺第二世僧。即藤房。或傳航海而西。要之精忠卓識。與夫風韻之美。秀出常人。萬萬嗚呼。若人而豈可不既窮哉。

紀二總管事

清絢

大江贈三位君元就。分其所有山陽山陰十州為二部。以三公子元春為北部大總管。雲伯石作因。諸將屬焉。以五公子隆景為南部大總管。長防藝二備諸將屬焉。三位君卒。二位君輝元以長孫嗣立。二對輔政。二位君尊禮委信。無纖芥之嫌。北總管驍猛善戰。以寡擊衆。前無堅陣。紀律森肅。最善守法。屢推強寇。威名震敵。性敦信義。深惡佞諛。士之有氣節者。歸之奉如神明。而陰賊輕躁者。側目畏忌。為南總管。亦有勇畧。為人善於計算。務辨得失。外寬內察。最善誘進。人聲稱盈于關西。大江氏疏屬有僧惠瓊者。狡僧善

護將士往往為其所惑。瞞北總管醜其為人不少。假
顏色。惠瓊愧憤。次骨。居常欲有所中傷。天正中。右大
臣織由公。用兵關西。拜羽柴秀吉為山陽山陰探題。
播磨侯探題出師山陰。拔因之數城。乘勝深進。北總
管自藝之新莊。疾馳赴敵。營于伯之馬野山。徒兵不
過七千。探題以八萬。劫兵據羽衣山之隣峯。直俯馬
野。相距八九里。馬野一培塿。仰望羽衣諸峯。如在頭
上。探題夙以膽勇稱。加以連捷之氣。目中無敵。將卒
踴躍。唯敵是求。互相語曰。願借元春一日。正是我輩
封侯之秋。唯恐元春乘夜飛去。會大風雪下如篩。羽

衣警夜之銃。火星與雪迸散。雲伯諸將詣中軍。執謁
且探軍情。北總管白綾大紅裏衣。淡碧長袴。擁爐坐
命羹鯁魚。賜酒。諸將宴語款曲。探題晨興倚柱遙眺
馬野。鼓柝有節。陣營寂然。唯見炊烟裊裊而起。哨騎
來報曰。北軍撤橋。破舟自絕。還路。探題沈思者久之。
猝引軍還。明年探題侵中備。南總管求援。北總管北
總管時將復。因之諸城。及聞南報。旋軍赴援。諸將恚
怒曰。南部有急。北部投袂。北部有急。南部袖手不止。
一再次。且如馬野之役。五公子雖來援。頓軍月山。不
進。委我公及諸將士於虎口。臣等今於山陰之行。水

火可踏若夫山陽之行不肯奉明命北總管愀然曰君等言亦有理第老夫不必有五弟五弟豈無老夫馬野之後其或別有所見是以不來援世人常言兄弟兄弟兄弟父母一遺體即人自占便宜謂父母之何諸君不行老夫獨往諸將士簌簌淚下奮發爭前會織田公遭弒探題請成而還居止何探題霸就遂拜關白擅天下之政北總管乃辭職退老世子元長代為北部大總管關白豐臣公即羽柴秀吉及拜關白更姓豐臣征九國二位君及二總管皆會于師關白固要舊總管俱往固辭老疾不往關白益促不已禮辭甚恭二

位君及南總管又屢請乃始受命到豐之小倉疽發背輿疾歸新莊而卒北部將卒有哭泣嘔血者新總管及弟廣家俱驍猛有父風亡何新總管亦卒廣家代立從征朝鮮屢有奇功南總管姿容美麗言笑可愛年十八攻陶全姜有功後屢經戰陣朝鮮之役亦有功勞關白倖臣某善禍福人南總管善周旋之不失驩心封大國受尊爵二位君年向四十無子關白欲以其族姪秀秋為之嗣諷之南總管南總管佯為不解其旨卒迫之際詭對曰既私擬姪秀元且夕上請關白詔塞南總管乃密報之二位君就而實之於

是秀元粹為二位君嗣子。秀元十公子元清長男。及
二位君生男秀元別封南總管。既計拒關白求乃喟
然嘆曰。一童豈豈可為十州之主。且關白威脅諸侯
孰能抗之。今日自彼予之。烏保後日自彼不奪之威
柄所使。予奪在彼。即使十州侯。一旦以無子國除。不
亦毒乎。况又羣邪鼓吹。猜嫌如織。燃犀致崇。含沙伺
影。今日慶之明日。予之不可知矣。我寧代本宗受阨
而已。乃請秀秋為已嗣。關白大說。寵禮有加。及後年
南總管後嗣滅絕。而北總管子孫食祿數萬石。以至
今日云。

紀石井氏兄弟復讎事

龍長愷

石井兵右衛門者。濃大垣人。自幼從父仕。加藤清正
屢有戰功。從移熊本。受祿二百石。清正卒。子忠廣嗣。
寬永中有罪。國除。士臣離散。兵右衛門率妻子。客居
浪華。以擊劔授徒。正保紀元。生玉里。酒肆有客三人。
酌酒。殺主人。傭保被傷者五六人。隣里訴市尹。遺士
卒緝捕賊。在樓上攀梯者。下窺斬之。殺傷益多。不克
獲焉。兵右衛門聞之。與子兵介走至告官吏曰。臣雖
在草莽。而使鄉隣罹凶害。則於義耻之。前者臣適不
在有勞。諸君。今臣當致力。雪耻。敢請吏走告市尹。得

命兵右衛門大喜乃請曰生獲三人實難焉殺一人則如何吏曰可乃命兵介汝立樓下予投汝縛兵介曰服勞少者之分請大人留兵右衛門不聽衷鎖甲左持炬火疾呼上三人齊鋒迎之炬火擲鼻頭列燄衝灼三人退縮乃突進直截一人拏一人投諸樓下就縛一人事聞留臺濱松侯侯稱其勇遣近臣賜米二十擔白金二十錠兵右衛門見使者拜命之辱辭其賜使者曰子之義則可其如使者何請姑置焉即行兵右衛門謂兵介曰士雖貧窮也豈可以貨取乎苟受其賜人將曰為利忘身者也乃往拜且告其人

曰前辭賜者臣之義實有不得已也無以為不恭幸甚遂歸取金與米及之兵右衛門背二擔左右提二擔兵介負一擔提一擔三友盡二十擔侯歎曰真烈士哉乃名見勞曰流落多年艱難可知也寡人之士多就受業者聞子之名也久矣前生王之舉可謂名不虛傳也命賜酒解佩刀為侑自是受二百石客濱松侯兵介亦給事左右後侯辭免就國使兵右衛門聘舅氏於京竣事遊覽近郊至嵯峨野適見衛門中習槍窺之故同僚赤堀源右衛門今號松軒引入握手道故松軒善管槍其子源藏亦受父業兵右衛門

怜其久流離。携源藏歸濱松。聚徒授槍法。時有宮本武藏者。善劍。其徒高段無上者。歷遊諸州。每過國都。揭榜招劍槍師。比試其藝。所遇必勝。自詔天下無敵。一時舍濱松。兵右衛門使源藏往會。觀者如堵。高段揮木劍。赤堀提竹槍。進槩其胸。高段猶進不已。赤堀叱曰。汝不知輸贏乎。攫而投為衆。歎賞不已。高段赧然。去。侯乃舉赤堀為槍師。受業者益多。一夜雨雪。諸少年會飲。醉後語百怪。點燈心百條。一怪滅一條。將半燈。忽然滅。中庭果有物。如車輪。轉源藏提槍刺之。舉燭視之。家狗也。國中傳笑曰。欲屠狗。學源藏。兵

右衛門聞而病之。召源藏語曰。聞汝近刺家狗。招人嘲笑。是汝志未定。術未精也。而暴慢自高。所以來妬者之口也。汝其戒。諸源藏怫然曰。當其時。見怪而不見。狗不刺。則將以為怯矣。何其不可。兵右衛門睜曰。甚矣。汝之憤也。夫志定則見怪不怪。况家狗乎。汝之出也。汝父命曰。視子猶父也。子不戒。汝孰復戒者。而猶如此。况於他人乎。源藏曰。父之命與子之恩。吾豈忘諸。然以藝為師。而未精。是竊祿也。精乎未乎。請子較焉。兵右衛門流涕曰。汝年少。爭藝之短長。宜也。然不唯不聽子言。至欲以子試勝敗。何其無禮之甚。子

且挫汝益氣使汝自省而已乃執杖起源藏撚槍進刺揮杖綴槍直入連杖其頭曰是汝父之杖也汝宜銘心源藏拜伏謝罪乃命酒慰勉遣之兵右衛門家奴不解事獨人中詔其主能曰前日源藏與主人比藝被杖不能起予窺見之語遂流傳源藏之徒以告源藏恚謂兵右衛門使奴播吾醜以辱吾也乃夜往見兵右衛門喜而與甚止而宿人定後源藏起入其寢刺之而逃兵右衛門隸中田常右衛門者夙起怪寢門啓入見主人血汚大驚時兵介宿直不在得報走歸抱尸慟哭問曰賊誰曰源藏乃走往既於於是

請以復讎之事侯召曰不共戴天之仇不可不報也妻孥寡人撫之汝其勿顧慮乃賜兼高刀兵介拜辭而行先往嵯峨野見仇父松軒曰汝子殺予父以命其匿汝所汝速出之對曰在則在焉而汝父猶為所殺豈汝之敵不如疾歸之為愈也兵介大怒拔劍擊之斃矣將絕哀告曰不肖之子背恩忘義殺汝之父予豈容之聞予為汝所殺彼將自出於是可逞志也予先詈汝者為激汝之怒也汝其勉旃言竟而絕於是揭榜尸側曰殺松軒者石井兵介也汝父仇而不報不可以立天地間予在濃州谷汲俟汝之至寬文

七年七月。示赤堀源藏云。自是兵介在谷汲。久之。之資遣隸常右衛門歸濱松。兵介妻臨別有身。至是舉男。產難。歷日漸復。常右衛門相見慰問。見家事益困。計無所獲。金有妹未嫁。私告曰。主人乏資。不能復。誓汝雖女子。為主出力。如何。妹曰。唯。苟可為主。雖粉骨碎身不辭。常右衛門喜。時有娼家人自京來者。乃相約賣妹。八十金。持金復適谷汲。是時源藏變姓名。客浪華。其所與遊。多惡少年。或告曰。頃京有殺人者。榜曰。石井兵介。汝知之乎。源藏驚曰。予父乎。即往見之。父也。乃率惡少年三人。鼓三絃。為乞兒。適谷汲。窺仇

時兵介舍里正。里中有稱名寺。一日行遊。夜歸。源藏微之。伏南陽院側。天雨。兵介傾傘過之。伏起。前後夾擊。兵介叱呼。何物賊。無禮。揮劍相當。又自左右至。劍光四閃。眾寡不敵。竟死。亂力下。常右衛門至。而聞其死。切齒不及。泣歸濱松。告其妻。妻不勝其哀。一慟。中暈而絕。常右衛門號天哭泣。誓曰。主人一家。罹此禍者。皆源藏之由。長養二孤。以復讎者。非吾其誰乎。乃携三歲兒。懷初生孤。途中乞乳哺之。跋涉至浪華。時其妹為妓。在新街。稱狹衣。常右衛門欲託二孤。狹衣慨然受託。常右衛門乃變服。負笈為巡拜。大士者。經

歷諸州。蹤跡源藏。後數年病死。海西云。狹衣自撫遺孤。每接客。見士人有義氣者。盡情迎歡。欲以為倚賴。丸龜士三井十左衛門者。情好特密。一時見二兒在妓側。異焉。狹衣泣訴曰。是妾主之子也。主父子共為赤堀氏所殺。主母亦死。妾兄妹者。憫二孤。藐焉無依。奉而撫焉。欲俟其成立。以使復仇。爾三井感其節義。乃携歸。愛養十餘年。兄既十七歲。弟亦成童。於是三井謂兄弟曰。汝有父祖之仇。不可不報也。予受狹衣之託。以俟汝之成立者。亦唯為是已。紹父之志。以慰其靈者。亦唯於斯。立身揚名。繼絕興廢者。亦唯於斯。

汝其勉旃。乃出二十金。以為行資。二人涕泣曰。自幼託君之大庇。猶不知有父祖。而今承教。毛髮悚立。誠宜嘗膽。卧薪。豈可一日安處乎。乃拜辭行。兄弟共為奴。主小諸士鳥井元右衛門家。二人以小心服事。見愛。一日兄弟私語。相泣。元右衛門窺見。詰之。具告以故。元右衛門歎曰。汝年少。其志可憫。計此地僻陋。不便索仇。予兄鄉左衛門。見在東都。為國郎行人。每徧會列國之士。予寄書託汝。誰當行者。弟三介乃請行。鄉左衛門憐而止之。每列國行人相會。則語曰。寡君求善槍者。有則見教。龜山行人曰。吾藩有赤堀某者。

善管槍嘗殺人其子欲復讎亦為所殺寡君聞其勇
召而為師君侯所求其斯人之徒乎鄉左衛門歸告
三介三介大喜拜謝曰幸賴大恩獲仇所在請疾歸
報兄以逞素志乃星夜還小諸兄弟相共往龜山伺
仇一日遇諸塗兄半次即自後呼曰子非赤堀氏乎
顧曰誰石井氏之子復父祖之仇奮擊傷肩源藏怒
鬪三介躍進擊其額倒半次即騎刺吮巡邏來問知
其為復讎聞龜山侯稱其孝義命館饋焉遣使告
濱松侯侯嘉之名歸復其甲祿又命出金贖妓狹衣
兄弟者毋養之云

論曰昔鎌倉時曾我氏兄弟五歲三歲而喪父歷十
有八年至建久四年五月廿八日殺于藤氏復父之
讎也今石井兄弟者亦夙罹家難相距十有八年元
祿四年五月廿八日雪父祖之辱奇哉誠之動天也
可以見已兵介之死以其志不一也常右衛門盡忠
苦身中道而死不得見二孤之逞志哀哉狹衣之賣
身助主受託撫孤終成其志也義烈有才女中君子
也哉

紀平安七月舉火車

宇島

每歲七月十六日夕平安諸山舉火其火點點相連

以成。或為物狀。蓋鑿地連穴。燒薪穴中也。城東如意山頭有大字。字大里許。形勢道壯。其地高敞。穴密薪多。接如連珠。搖如明星。於諸火最勝。相傳云。作其字者。橫川禪師。禪師名景三。相國寺僧也。故寺門望之。則其字。正面蓋創足利氏也。東北之山有妙法二字。西北則有舩狀。皆穴疎薪少。其地亦卑。其餘微少。不可知為何物。皆效如意為之。不知其所創。而城中升屋望之。粲然而明。赫然而赤。固一奇觀也。而冬月雪晴。大字含雪。紫翠之間。淡淡著其形。則又為奇觀。而人鮮知之。夫足利氏之在平安也。其霸海內者。蓋二

百年矣。而今訪其遺跡。無復識者。徒知其宮在室町耳。然是火至今未衰。而知創足利者。亦少。則余不能無慨歎焉。

紀朝鮮使詣清事

赤松勲

康熙中。朝鮮聘使至燕京。清帝屬之使言。朝鮮主曰。朕國本小。與王接壤。不圖天幸。以至于此。然詎存隣好。安敢外之。朕已多男。欲遣一子。臣事於王。祿位崇卑。惟王所遇。聘使反言之。王王與諸臣議。乃使奏曰。謹奉帝子降臨之命。敢不欣戴。臣當避位。以國奉之。已唯是地隣。日本世修舊好。彼盟辭有言曰。李氏有

土萬世無渝。今為避位以奉帝子。彼將得無異心否。臨變謀之。必有失機之悔。曰。豫奏之。亦唯皇上帝。所命。帝曰。禪授非敢。所望幸聽。朕言唯王。所遇汝歸。再言之。使者肅然。改容奏曰。帝子若臨王。必避位。內志已決。何竝反命。帝曰。苟然事不諧矣。竟寢源君美曰。朝鮮大祕此事。蓋耻以我為解也。然傳聞出其人。決非謬說也。

紀本因坊事

豬飼彦博

余嘗聞於和泉人江戶。碁師本因坊者。每誡始謁弟子曰。凡游於吾之門者。欲至高手也。至高手之道。寧

有異術乎哉。精深思慮而已矣。多則不精。一日不過二局。傲則不深。臨局應認正。與強敵交刃。決戰每下一子。必先思念。失捍敵人。一刀即便傷身。苟能用心如此。則著著自爾。慎重何患。其思慮之不精深。若夫俗碁。主客置爭。忙急下子。速決輸贏。連了數局。奚暇精深思慮哉。是以終身好之。而不免低碁。實其用心之失也。弟子服膺此言。終能至高碁者。蓋不貽云夫。碁者。一消閑之戲耳。故古人論之曰。技非六藝。用非經國。妨日廢業。終無補益。然其學之不精切。猶且不能得其道矣。况於儒者之道。以明倫為本。經國為極。

乎而我輩之讀書居業也徒務博涉鹵莽滅裂無明
指歸俛俛乎不知所之即有一二精深思慮焉者亦
非出奇立異則棄本趨末也未見研究明倫經國之
實學者其與消閑之戲相去幾何故終身讀書而不
得其道者衆矣亦其用心之失也嗚呼彼以戲爲實
故能得其道爲我以實爲戲故不能得其道爲夫誦
法聖人者不如一由藝之人而可乎因記之以自警

紀事一條

那波觚

平壤錄關白豐臣公曰以吾之智行吾之兵如大水
崩沙利刀破竹何國不亡吾帝大唐矣此數語能識

公之為人可謂實錄矣智勇之英發古今之獨步矣
且奮匹夫之身提三尺之劍蕩定海內者在中國則
漢高祖明太祖兩人也

國朝則公一人

而已矣嗚呼盛哉天幸假之數年安知其不帝大唐
惜乎中營一朝星已隕矣

紀事二條

雨森東

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乃程朱所謂究理之
事學道之要除此別無他法而篤行爲本其中博字
人或錯認至於篤字則茫然看過蓋博者非博雜之
謂也學者以專門爲務不持漢代故後世設科能通

九經者謂之博學然此乃記誦之學若真學經書則九經並皆熟讀詳味深得其趣為重不必章章句句琅然背誦如舉子家亦有何妨哉其他如釋官小說之書無暇及此有何不可彼其讀怪僻之書誇宏博之名者非真學者也篤字尔雅固也疏云厚也物厚者守固也禮記儒篤行而不倦註猶純也純壹之行然則篤字有厚固純粹之意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非直為篤行之說然篤行之意彷彿可知矣

觀諸戲場且為貞婦生為義夫莫不令觀者感心揮淚稱贊無已戲院則仍舊庸夫俗子耳講書如我輩者皆一優人耳可愧有一儒講小學演說孝弟之道天花亂墜有一了髻進曰太娘請乃努嘴曰我方講書老婆子有何急更喚此儒中一蠢賊也

紀事三條

紀德民

佐伯孝思子則東都屋工祖先有勞于柳川侯世受廩孝思幼喪父母為祖母所育及長漸貧孝思力儉供養母年八十病老無孝思子傍則兒啼不食孝思蓬髮垢面日夜抱負拊歌兒戲適其意所樂久之及哀慕孺子泣吊者無不垂淚既傾室賣之盡償負債

有一人孝思嘗負其三方金而不知其所之常懷金見人必問竟得其人與之有許孝思救人之急而俄背之者孝思不復言陰質其宅與之其人後聞之大驚還孝思孝思曰人失信于我我無如之何我失信于人豈得謂無如之何乎見其叩謝不已而後受與佐柄木時貞同志學于余年三十二歿

米澤之市有寡婦賃紅養姑姑病使其女看之女年七歲代母侍養苦心甚至調飲食節衣服扶卧起抑疾痛不異母所為人与之甘旨不敢食必進祖母祖母與之受而藏之強之則辭曰腸疼待愈而嘗見其

欲而復進母偶不行教女出遊不出曰阿母日勞苦今僅違居請行自遣不肯出遊以為常吏聞賜米賞之

仲采病篤或謂妻桑野氏曰某處有神巫謂與二貫錢鑄之妻曰我夫平生非淫祀言之必不從不言私祈妾亦不敢若有神藥則衣器非所悞

紀醫生醉中游冥府事 太田賀象

江府一醫生嗜酒無度一飲一斗頗有酤酒之名一諸侯聞之召而賜酒侍臣行酒獻酬無數生漸入佳境手不停盃遂至于鯨飲吟叫百端醉態不可摸也

而昏倒卧席。侯命舉措諸西廂。中山之醉不啻少遷。突然有二鬼卒。赤髮橫牙。腰著虎皮。禪手提黑鐵杖。且罵且蹴。曰起矣。生擡頭。醉眼纔開。驚悸欲叫。而舌捫欲避。而腰痠。鬼卒促行。曰冥府召汝。早逝矣。生叩頭乞哀。衰如充耳。掖而去。須臾至冥府。炎王峨冠端笏。冥官侍列。千里眼。順風耳。在側。牛頭馬首。鬼卒。猙獰可怖。鼎鑊列前。自餘慘刻。刑具與平素所見。冥府行刑之圖。符合呵責。叫喚之聲。響天。腥風撲鼻。之氣襲人。於是生股栗俯伏。不能仰視。炎王拍案呵曰。吁庸醫。汝住娑婆界。以醫為業。糊口賴濟生之術。而

附醫療於度外。沈湎度日。酒食之贗。夫醫起死回生。以濟世為心。故有仁術之名。古人既不云乎。不為良相應。為良醫也。然天下之安危。係為政之善惡。疾家之死生。屬施療之巧拙。一失治療。則枉殺人命。其毒慘於蜂蠆。焉以故軒皇岐伯。內經素問之書。說陰陽消長之理。辨五運六氣之旨。扁鵲倉公。治療之効驗。載在青史。而汝生來未知素問內經。為何物。敢古賢嘲今人。動唱長沙。稱金匱論疾。乃曰。万病一毒。使巴豆芒消。易於陳皮。伏苓。往往誤治。殺人不少。焉而汝藥籠中。只有一部國字。手引草而已。至今人遂謂古

方殺人。不亦寬乎。抑又季世輕薄之風。豈啻汝輩而已哉。儒者以詩禮設家。浮圖者以布施擲。淫肆雖然。彼黨未至。直殺人。縱令雖有。以及與之。異汝罪終。難赦。烏須墮干等活地獄。大喝一聲。命鬼卒。生涕泣。不肯起矣。忽為異香薰。一僧右手捧寶珠。左手卓錫。進揖炎土曰。彼罪雖難容。嘗有結緣。于子且命數未盡。使彼暫還人界。乃尋繹方書。以施療於無告窮乏之人。贖其罪。貧道保焉。於是炎土首肯。霽顏徐謂曰。汝速還人界。衆善奉行。莫怠焉。今餞以酒。向後須斷酒。命賜巨盃。生拜而飲之。昏然復倒。一陳風起。冥府

如洗。侯輿歸其家。三日初醒。歷歷記冥府之狀。疑惑終歲。後斷酒為良醫。云蓋冥府者。侯邸中之園。炎土者。丑菩薩者。生自餘。鬼卒皆未。侯召梨園弟子。戲所為也。

文

後慧林寺殿機山霸王影堂上梁文 物茂卿

乾德之山。慧林之寺。夙奉霸王尊像。久欽英靈。樂棲肇構幽宮。敬存明祀。俾知雄藩之有本。將庇葉高平。無窮。仰惟機山先王。孫吳謀猷。桓文事業。耀威三道。韜畧自茲。以流轉。布澤五州。士民至今。而利賴。寫生

良匠肖貌明王萬世其臨百年如在今國主恭膺榮
爵新續大邦忠施藩府維新之功孝述椿臺未竟之
緒遂戒官吏茲運斧斤神何無歆臣皆有禱架脩梁
以揆吉劬善頌而慶成

拋梁東 東方草木偃威風嘖嘖口碑今見在鳥雲
八陳遍寰中

拋梁西 西來大法度群迷漫使國師勲指示英雄
自是同指歸

拋梁南 南山來檻碧相參萬古千秋人仰止雪照
三十三蔚藍

拋梁北 北伐昔年率賓服請看慶來闕不扁絡繹
行人路砥屬

拋梁上 上方鐘鼓朝昏響頂禮歸依太聖尊慈悲
福祿來穰穰

拋梁下 下土蒼生樂只且歲熟時和神貺予滯穗
遺秉滿四野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君民悉寧椿臺萱臺偕添
百福北邙南邙駢集千祥慶衍陟瓜喜連棣萼俾耆
俛耄彌興彌昌臣某甲等敬白

掌菓樓上梁文

江村綬

靈山東聳宜有說經之臺。祇園北連。豈無布金之功。
 歲次甲午。遇陽德之方。王役在春夏。藉節氣之適。暄
 錫杖所止。檀越雲集。袈裟一臨。工徒影從。土木締構。
 不日不月。道俗歡喜。無大無小。井泉通脉。菊水酈縣
 之遐齡可期。垣墉為隣。安居詹尹之賣卜。何需義茶
 亭已設。道唱沾三伏之乾喉。掌菓樓今架。登覽娛四
 序之望眼。檐外東山。悉是芙蓉明秀。牕前西嶺。靡弗
 煙霞縹緲。斜窺九衢。仰鳳闕之參差。近接八
 坂對雁塔之突兀。况又洛陽佳麗之地。城東行樂之
 場。已華已剝。又清又靜。花時晴晝。羅綺相摩。寒雨深

宵鐘磬傳響。豪舉幽賞。何求不得。是以都人士女。遠
 客旅衲。無春無夏。靡有弗臻。一切平等。貴賤詎論。同
 塵和光。雅俗俱揖。比屋芳饌。不累香積之厨。每店香
 醪。無待般若之湯。所願此樓落成之後。無災無殃。天
 福積集。自他快樂。悠久年紀。
 拋梁東。東山彩翠入簾櫳。桃李花時春似錦。樓頭
 留客挹香風。
 拋梁西。西方樂園望何迷。勸客誦經憑几坐。錦霞
 生處夕陽低。
 拋梁南。南風細細灑仙龕。一味清涼誰領得。暮山

當檻色如藍

拋梁北 北接祗林千樹色珠宮此處奉神明可知

千秋福邦國

拋梁上 上天下土兩明朗十方世界指顧中無邊

光景照諸掌

拋梁下 下方城郭連屋瓦富庶本是

帝王

州檀越安穩樂只且

祭袞裝孺人文

巖垣彦明

安永三年六月彦明如城南道出袞裝孺人墓下孺人天養中源按尉妻而其墓世所謂繼家者云自古

婦人殉節者多而義烈如孺人宰儔則不可復以巾

幘視余深感焉因取酒以祭為文弔之其辭曰嗚呼

賢婦而不幸矣遭斯橫難之侵迺執婦節則及禍於

慈親苟全孝志則負心於良人赤繩緣短甘受鋒刃

之害黃泉路悠苦割膠膝之愛不屑息媯不言偏慮

孔父有冤衽席恩絕山河盟存舍別侍酒悵更漏之

易竭濡髮卧榻驚風燈之欲滅悼矣紅顏薄命傷片

黃裳殷真愛蕙枯蘭悴鴛逝鴛留抑淚躊躇非惜代思

之身吞聲歎歎那堪隔生之怨翟以羽死難奈人之

魚怨歡以悲終須知物之有數華臉柳眉多稱閨秀

魚怨歡以悲終須知物之有數華臉柳眉多稱閨秀

麗妝冰清玉潔獨欽孺人貞名陳辭設奠祭兮神靈尚饗

吊大石良雄文

室直清

出郭而南二十里望芝山於海畿佳城鬱鬱茂林菲菲金僊攸宮棟宇翬飛攀薜蘿而上躋瞻井墳之巍巍曰赤穗之君臣爰啓塋于翠微想侯之沒曾幾年于今屹而餘威大石子暨其徒諸墓壘壘而環圍伊昔一體而同仇歿猶喜魂魄相依慨念當日猶在目噫吾去此其安歸始吾慕乎古人嘆今世之莫覩今觀諸子之所為及疑初心之殆迂方諸子之流離不

過為隸遷虜生嘗仕最爾之國以遂葬邊海之土而天下仰望如泰山賓旅奔赴如都聚無尺土之封而衆宗之猶臣之尊主無葭草之親而民愛之猶子之戀父嗟夫字感之極有如是耶吾謂事固有所輕重於世者未必不係乎命數自夫文教失宜天下相尚以武所賴勇士排難忠臣禦侮奈何近世汰侈成俗淫酗為蠱三風十愆家家相祖嗟風俗之日頽有如將傾之宇天作赤穗之難借諸子而支柱揭六合之綱維正萬世之繩矩天地為之震動人鬼為之鼓舞吾未聞大夫立志砥節有若斯之赫赫者至於沈

晦待時堅忍成謀同愚竄子協籌留侯益載在天下
之耳目無為多言而徒咻惟私心之感慕有吾淚之
不留跪陳辭而相吊庶其有識於幽

祭伊藤東涯先生文

武欽錄

元文初元歲次丙辰七月十六日平安處士東涯伊
藤先生易簀是歲九月二十六日門人美濃篠亮謹
作祭文一篇以告先生之靈曰嗚呼名世之賢克幹
父事砥業世美家聲以熾孝友為政君陳是欽其孝
誰似閔損曾參其友何比墳菟琴琴宜于家人浴德
洗心温温其恭維道之基自非求譽德感四垂自西

自東聞風而馳來服濟濟教誨孳孳鄙者寬焉薄者
敦焉開厥赤心白日麗天其心白日而躬黃泉嗚呼
文章之弊追琢徒苦唯我先生載道師古鼓吹六經
憲章鄒魯博覽多識惠此東國海納百川溥淵不可測
邈不能窺吻筆成章言泉如流字不苟且句必綢繆
采珠滄海拾玉昆丘雄如虹霓英如蘭蕙著書之富
有誰能逮筆硯未倦身已永逝嗚呼哀哉嗚呼耳順
既過未及古稀雖曰不夭與德何違七月之望函丈
摠衣誨我諄諄談笑未衰未曾數日訃告忽來梁亦
之歎豈唯我獨凡今之人百身欲贖不朽者業今子

其續不昧者神無所不燭仰止永慕知我心曲嗚呼
哀哉尚饗

祭兒恭文

服元喬

兒恭死既葬東海少林之山乃之望其隴設薄奠而
告之曰兒兮歸來骨肉既復于土乎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無不之無不至奚不來嗚呼兒兮女生之初吾
與汝母顧復異常隨長神彩動入觀者無不愛憐汝
之聰明况汝父母乎爾來之九十有七年雖則日月
迭虧汝之朝夕孝慕汝父母汝父母之朝夕撫愛於
汝未嘗須臾廢離嗚呼兒兮今而何之汝之得病三

月五日邪雖父母唯其疾之憂吾之踈慢謂汝之前
未有病兆偶六氣不時所使耳尋且有瘳何圖不數
日為劇忽至不可救乎雖痘之棘暴亦極矣汝之將
終動左手以索父手動右手以索母手汝之生平孝
慕亦自悲其永訣之如割乎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
則及本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汝將不堪彌留
之困而絕于口乎時已失聲汝口雖不言吾心方知
汝之情不覺欲慟顧慮汝母之驚而哀絕以爪掐掌
忍而吞聲再三痛內刺骨既而聽汝母之哀訴不輟
則對之欲慟俄而吊客廣至慰問旁來亦皆與汝歡

好深思汝之生平深惜汝之敏才想亦其悲心達於中誠因益動吾哀則對之欲慟而吾忍而不發心裂肝推甚於痛哭叫哀既恐西河之喪明且思東門之達理中夜寤辟廣志自強顧余之初吾過矣吾過矣吾昔嘗謂吾之僻好我業務博積厚而不要所卒又且敝帚自享甘心為世棄物矣猶且自得其愚以為吾於我業父不能以喻子子亦不能受於父奚必萬一僥倖吾子是傳唯幸朋來從遊同好相然亦必有逐我臭者乃與之論其心而樂餘年耳是故汝之稍長猶未以為可窮其奧汝之嬉則任汝之戲汝之能

則亦任汝之嗜好未始有訓乎汝是不唯遵古相易教之易道謂朝夕我業能為之乎亦自造之不爾凡子奴才亦各從其所好而汝之天性何從而得闕視哉唯我業是能言唯我業是能為沈潜群籍博厚是意非有問不必言故吾亦未知其所至然已察其所志非輕俊浮華過竊夙譽之比以故比年所試從遊諸豪亦多推汝益友吾亦私喜以為父既不能以喻子而汝自喻之子既不能受於父而汝自受之天衷所付儻爾誘邪從此吾每言必以汝為質每技必以汝為對考究之勞書寫之煩朝夕唯汝是代汝常笑

吾老拙多忘相言以為戲譚吾常愛羣才之英以為
 樂事况汝於吾膝前能無相樂哉今乃一旦奄沒萬
 事已矣雖天所奪嗚呼毒哉命之窮也如是忽顧前
 十數年魚為吾望爾也乎百爾所思果何俟哉天而
 付之才天而奪之齒吾又何言吾又何言汝之太夢
 已覺矣吾夢中卜夢亦覺矣唯吾大夢之未屆兮情
 累紛亂奈何可解及設汝遺篋閱汝所研小字所抄
 幾數十卷豈以為備他日考據而大富著作之撰哉
 其目所涉經史諸傳以至雜家類編莫不該覽廣援
 吾嘗不欲人小成故戒少年迫位強效甯越而常見

汝之默讀雖從事于學亦未甚愒日吾乃安之不問
 其業所積之實而今乃視汝之遺雖心隨目通五行
 並覽非復數年之所能為則始自悟歲月有限無有
 是理而如是亦無壽類已乃信汝之短促司命所使
 也自初得汝吾常怪奈何天幸如是然亦顧吾之薄
 祚未嘗不恐汝之不壽無社天之不吊今乃果爾汝
 病未劇也吾在汝枕側曉夜耿耿乎寤偶展開座右
 書信手取之得汲冢周書太子晉解吾時悚然心惡
 之其中有云王子問師曠人年長短師曠對以王子
 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果年

十七而卒嗚呼不數日成汝之讖矣命哉天之所隲也若使汝先今數年而沒吾雖汝是憐不得虛飾以言焉諸友汝是愛亦不得過實以傳焉若使汝後今數十年為無可言無可傳而長壽以死邪吾與諸友無如汝何嗚呼汝之垂成不遂其志則可存吾雖老憊為世棄物後汝一日汝志是成汝事是言况乎諸友豪傑同好寔繁左提右挈助吾成汝恩吾因茲幸而不朽汝亦不朽付墨洛誦相傳以永久則吾尚何悲芳薄祚汝尚何恨芳不壽既以自解因以告汝之靈嗚呼兒方尚饗

雜文

戲題高雄山移文

服元喬

宕嶽之邊雄岳之巔洞靈集矣梟揚副焉移檄山阜聲罪風煙夫以飛遜無問考察自處匿跡物象絕景儔侶恬淵泉而龍蟠眇峭嶠而鶴舉蓋金玉之利不能為撼王侯之貴莫之得與是故牽犢穎川負石盧水南首崆峒而高枕東遊扶搖以拊髀強著書於將隱悲截龜之永祀上世而然也下暨釋氏道流莫不或宇峻巖藉遠野玄通寥廓懸解蕭灑謝染心於草堂排雜想於蓮社豈有濯纓及滓振衣復絳幽讚翻

倒玄教散渙詭行頭陀而徇華僭號必葛而好亂醜
莫甚焉近有文覺嘗稱狼戾措紳闈茸桑門蚊蚋雖
訖隱於西鼻乃飛魂於東裔本無其園之性安待東
帛之敝然乃盲我谿聾我戀假雲壑而聘誕纂石室
而偷安我松柏之獨貞彼蕭艾而何謾其始則掛錫
道樞緇經沙門支荷為禱薜荔為垣倚篁林而有闐
顧高徑其止痕將謂上仇神仙旁拉清潔千歲不為
壽萬物何足屑餐沆瀣於朝霞漱瓊藥於夜雪至其
虎視乍迴豺聲一振指動世味伎懷風塵雞戶激霸
狗盜于宸逞張儀之存舌倖范睢之脫身陋干木於

河上狹申徒於海濱於是傷我高岡之污歎我幽谷
之空攬萋草之有醜攀叢桂兮如慄畏譏麋鹿兮垢
羸熊受哈既夥解朝益窮遂至並峯分竦下泉逆流
風慢悽兮涉日月帳皎兮背秋孤林不賞斷雲誰愁
是以谷響咽而徒哭山影顧而無情過納偽逸之蹠
惡聞假遁之名舊好永絕往盟靡成寧知將欲企踵
廢往回首荒磴再躡霜雪重倚藟藤雖在夫之為妄
何靈園之無徵若夫台山之神巨峯之伯縱目魁顏
曷鼻蹙額張鈞牙奮鐵翮鳥喙而金冠獸身而岸憤
及木魅楓鬼夔魃方良閃死如見倏忽亡常今各宜

恊其勢同其怒拂影石水落耀珠樹收白雲于重岫
吞青霞于前路要置塵而不揚逐穢趾而無住則山
阿長清蘭蕙復馥雪耻百世遏謗四域匪惟我境之
屯難庶亦諸獄所匍匐

擬皇子護良獄中上書

源勤

臣聞親之最親莫親乎父子之親而有時而疎懼之
最懼莫懼乎讒謗之懼而無日不深故殷高之明聖
不能照孝已之魚泉梁武之慈仁不能恤子統之幽
悶是古今之所以同愍惻也今臣不幸有類於此烏臣
嚮奉 旨入叡山捨身於佛氏則以謂長挑法燈于

良造鎮護於

鳳闕矣豈復慕顯榮於玉牒哉

時適膺九六之運逆臣跋扈併擾

皇紀

陛下

赫怒爰整其旅乃命臣以相外之寄臣乃謂業已歸
空門寧復入修羅界乎欲懇辭者數矣既又以謂釋
尊雖稱棄息而亦為摩耶後真福也況今 君

親有且夕之急而忽乎不顧居然偷安山林耶十方
佛土不容不孝不忠之弟子也必矣即幡然改志脫
迦黎而鍊衣投鉢盂而刀弓將奔命乎疆場也六師
未整變起蕭牆事機會皇遂以致有隱岐之幸臣亦
伏匿於南州日夜西望飲泣搥腕以思誅戮鯨鯢奉

還 乘輿然中原盡為豺狼場而所賴者唯有
河內一城此不拔耳乃移檄四方招募忠勇賊臣罪
惡已盈貫神怒人怨 陛下龍飛於舟上山義
旗雲從兇逆頓滅復位 陛下北極不失舊物億兆
臣庶再覩天日普天同慶率土共歡中興之業可謂
盛矣臣亦得伸區區之志乃以謂宜速踰故山永脫
世累也不意賊軍連播之將竄緣宮闈妄邀戰賞奸
詐百出伎害忠良所謂前門禦虎後門進狼也今也
雖凶賊殲滅天下始定而有功未盡賞人心抱疑懼
烏若有覬覦非望者乘此際而起則禍患未可量矣

臣竊寒心於此不能飄然而去令奸臣得藉口以離
間天倫之至親已且 陛下慈明雖過於殷高
梁武遠而臣素行則不及孝己子統以自貽伊戚也
嗔乎身辱名污固不足惜矣而猶且哀哀號泣于蒼
昊者以思慕之情切于夙夜而不忍去藩屏縱兇賊
故也臣幼而違養生母絕援六宮今也待罪于請室
中悵悵惻惻欲剖方寸見丹心而誰因誰極外朝諸
臣亦靡有一言為臣雪寃者雖因臣之不為賢者所
與而又足以見無有私黨也願 聖明熟察垂慈
惠為古人云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悲乎適足以自

臣竊寒心於此不能飄然而去令奸臣得藉口以離
間天倫之至親已且 陛下慈明雖過於殷高
梁武遠而臣素行則不及孝己子統以自貽伊戚也
嗔乎身辱名污固不足惜矣而猶且哀哀號泣于蒼
昊者以思慕之情切于夙夜而不忍去藩屏縱兇賊
故也臣幼而違養生母絕援六宮今也待罪于請室
中悵悵惻惻欲剖方寸見丹心而誰因誰極外朝諸
臣亦靡有一言為臣雪寃者雖因臣之不為賢者所
與而又足以見無有私黨也願 聖明熟察垂慈
惠為古人云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悲乎適足以自

禍也。臣生不得遂，殉國之志，則雖死之日，將戮力辱
幽冥之中，翦滅兇逆，以報罔極萬分之一也。臨書血
淚，恐惶以上。

諸侯以字為謚解

嚴垣彥明

春秋左氏傳，隱公八年，魚賁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
族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公命
以字為展氏，杜元凱於諸侯以字下絕句云：氏其王
父字，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後世論氏族者，皆
從之，而靡有異議矣。余嘗疑其不得傳意，頃得其解。
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哀哉尼父。鄭康成注：尼
父者，因其字以為之謚。儀禮少牢饋食，大夫祭其祖，
曰：皇祖伯某。康成又云：大夫或因字為謚，乃於其下
引此傳文以證之。由是觀之，諸侯以字為謚，六字為
句。言諸侯位卑，不得賜謚，故命大夫以其字為謚，如
所謂皇祖伯某是也。因以為族者，王父既以字為謚，
子孫又因以是為族也。公命以字為展氏者，魚賁之
王父字曰展父，固已以字為謚，公乃命魚賁之子，即
其謚以為族，曰展氏也。蓋周制列國大夫，不賜謚，只
得以字代之耳。春秋之時，魯衛齊晉大夫，用謚法之
謚者，僭也。鄭氏不明其禮，故云或以說之，而猶不失

父者，因其字以為之謚。儀禮少牢饋食，大夫祭其祖，
曰：皇祖伯某。康成又云：大夫或因字為謚，乃於其下
引此傳文以證之。由是觀之，諸侯以字為謚，六字為
句。言諸侯位卑，不得賜謚，故命大夫以其字為謚，如
所謂皇祖伯某是也。因以為族者，王父既以字為謚，
子孫又因以是為族也。公命以字為展氏者，魚賁之
王父字曰展父，固已以字為謚，公乃命魚賁之子，即
其謚以為族，曰展氏也。蓋周制列國大夫，不賜謚，只
得以字代之耳。春秋之時，魯衛齊晉大夫，用謚法之
謚者，僭也。鄭氏不明其禮，故云或以說之，而猶不失

文義矣。其謬蓋自杜氏始也。孔穎達正義據釋例別合之言曰。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並指其宗。則云載族桓族。是以戴桓為族。華向為氏也。此非傳文及杜注之意也。氏之與族。以君臣本支之別。故異其稱耳。其實則一也。天子諸侯以國為氏。如商周齊陳是也。人臣以王父之字及官邑為族。如展華卜向是也。通而言之。則族亦氏也。故曰展氏華氏卜氏向氏也。若夫向氏稱桓族。華氏稱戴族。只言其氏族。出於桓公與戴公耳。非以此為名稱也。杜孔二說。濶竿甚矣。孔又以齊惡戴惡。證杜注。即先人之謚以為族。亦牽

合耳。明傅士凱辨誤駁之是也。又有據許林重五經異義。改謚作氏者。於文似穩。然其請謚之義。關焉嗚呼。自漢以後。姓氏族三者混淆。無別宜其。無復明古義也。

國語無射大林考

源龍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按古昔十二鐘之制。其調尚羽。故比之律。則南無應三鐘。各中正律。其他九鐘。盡係半律。所以均八音之和也。故下文曰。樂器重者。從細。是以金尚羽是也。且夫鐘律者。小大器用之本。百爾制度之所由。故古昔

日本文抄 卷之十 四十一

神瞽考於中聲以制乃令八音各異尚細大互相保所以施於永世也今王則不然專欲替古制逞淫心則聽聲越遠百度侈大樂律不可以教制度不可以出無益於樂而鮮民財所以危國非永世之制也故單公州鳩各極言諫之實天下之至論所明樂之本原也不可不察矣無射鐘名十二鐘之一為去聲之指無射林鐘亦十二鐘之一大林大鐘也蓋王所欲鑄之無射已是大則林鐘亦不能不大之故言為之大林也夫旋宮之法無射為宮則大黃鐘大簇仲呂可推而知矣則黃鐘太簇仲呂林鐘為之高角

徵羽故特舉本末畧其中也蓋王專欲替古制而盡大鐘制也但本章題言甚簡故學者往往難解然其文有法且熟讀單公州鳩之諫言并前章單公論大錢之語則王之意專務侈大如視諸掌矣

書

謝長岡意丹大醫生

松永昌三

昨者不計拜華翰捧誦之餘心神飛越不勝健羨之情且見投辟邪丹兩裹嘉惠恩庇何貺加焉忽熾武火攘除闔家之邪穢者必矣夫秘符咒力曷足抗衡允軒轅之聖術子儀之妙方錯綜之紬繹之所自来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卷之四十一 樂記

者乎。想是意丹之徽號。意者醫也。丹者。即今日之辟邪丹也。料識引朱彦脩之丹溪。開音推川之丹井。丹之為義大哉。最可鄭重。分賜之懇款。高拉岱深於冥者歟。且又所示論老爺之宿恙。予晨昏號泣于昊天者也。時乎命乎。不幸自去歲銀海眇然。敬騰翳膜之冥波。殆將罹牛明卜商之患。只恐無古人開盲之孝。空闕嘗藥之禮。早延眼科之名醫。將金篦刮膜。是予願也。老爺平生有功于鴻術。手製萬明膏。用之踰年。恒言世之療眼疾者。皆誦隨瓊劣。欺晦翁之徒。何足信哉。由是在萬浪尋到今日。烏虜予心。謂何哉。來書

云。老爺眼疾。平驗過半矣。一讀之不勝歡欣。抃躍之至。卷舒數回。墨滅紙裂。門闌之喜色。雖蒙九遷之命。受萬戶之封。何擬之哉。是依公之慈誨乎耶。非乎耶。以來書知之。抹瘦筇欲往謝。世事紛擾。日日被牽纏。不能遂也。矧又一兩日。忽忙朝奔暮走。刺替留報章。非禮多辜。悚息無所適。俯冀垂亮。誓餘蘊附。面布時維殘寒。保蓄珍重。不乙。

答蘆田祕書

伊藤維楨

向蒙示及忌日之議。曩時以未查得宋人忌日之例。遲留到于今。多罪多罪。按杜氏通典。古者以甲子為

忌日。竊謂春秋所書某甲子某卒是已。若吾夫子以四月己丑卒。則是以己丑為聖人之忌辰也。禮所謂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蓋為此也。若以死之日數為忌日。則一歲惟有一日。豈得屢歸哭于宗室乎。信如公之所疑也。蓋以死之日數為忌日。則自晉宋始。通典所謂以周年日數是也。愚近者得大明及朝鮮國忌辰。用周年日數甚明矣。因想宋朝忌辰亦當若此。偶未查得。為爾適蒙質正。所疑因併及此。尊意以為奈何。

復濃州白田生

伊藤長胤

前年枉書。縷縷數百言。足見多年研究之力。欲速謝答。而世故蠅紛。加之性命之說。非立談之可能盡。故荏苒歲月。殊負踈慢。承諭先子所著書中。非宋儒性。即理也之說。而卒不免流于善惡混之說。此讀之未精也。大抵聖賢所云性者。即今世一不識字人之所云性者。乃稟受之謂。而宋儒所謂氣質之性也。其皆可以為善。故孟子謂之善也。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同為善。而亦不能無少異同。其甚也。或亦有少變異。猶草木之花實。本自有一樣形狀。而亦不能皆同一樣。或亦有甚異者也。字義所謂非謂天下之性皆

一而無惡者乃指此以為言非為性有善惡也蓋就
活人上自千差不齊中看出箇善也至宋斥之以為
氣而求所謂善者于寂然不動之先則非聖賢之所
謂性善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及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為皆
此意也此與孟子之意異矣唯當予心易氣據聖賢
之言精而求之自可得之固不待予之多辯嗚呼道
之在天下日星炳焉孰敢張一家之私言以輔前修
廢衆論哉心之以為是者亦欲同之于人人之情也

足下之篤志力學問之于廣瀨生者熟矣故因見問
及粗陳管見其亮察之萬萬自愛不宣

寄伊藤先生

物茂卿

鄉憑子固致殷勤于左右辱弗見外蒙允修書于左
右幸甚昌加始不佞少在南總則已聆洛下諸先生
亡踰先生者也心誠鄉焉後值赦東歸則會一友生
新自洛來語先生長者狀娓娓弗置也而益慕焉迨
見先生大學定本語孟字義二書則擊節而嘆以謂
先生真踰時流萬萬居一二歲入仕本衙乃獲与子
固友也則觀其為人忠信可愛歲壬午來同局共事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最熟而益想先生教誨之有在焉。子固亦時時與不
佞討論上下語孟諸書則驚歎以謂何與吾先生之
言肖也。而一二有所聞於子固者不佞斯之未能信
焉。雖然不佞豈敢自信亦思所以質於先生者耳。烏
虜茫茫海內豪傑幾何一亡當於心而獨鄉於先生
否則求諸古人中已亦曰不佞弗自揣之甚也。先生
或能思其情豈弗大哀憫此不佞所以神飛左右之
久也。千里山川阻隔所賴斯文氣脉流通惟先生怒
其狂妄而待以子固之友人幸甚伏惟冰鑒時下漸
寒千萬自重不宣頓首。

答安澹泊

物茂卿

岡君致足下前月書捧讀知其矍鑠者狀欣慰曷勝
書中又言及文章之業諄諄弗已下問數事何其謙
虛之至于此也。夫文章者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抗顏
為師豈謏劣如不佞者之所企及乎。前承以貴亭記
見徵欲勉強塞命而有所不能故敢陳己見以明其
所以不能之由。然文章之道亦多端為人各有所好
豈容強乎。故曰非以為它人作文之法云爾。足下盍
察諸如護園隨筆者不佞昔年消暑漫書聊以自娛
本非以公諸大方君子誤墜剗剗遂背本心且其時

日本書紀 卷之下

舊習未祛。見識未定。客氣未消。自今觀之。懊悔殊甚。忽承獎借。不啻泚頰。蓋不佞少小時。已覺宋儒之說。於六經有不合者。然已業儒。非此則無以施時。故任口任意。左支右吾。中宵自省。心甚不安。烏隨筆所云。乃其左支右吾之言。何足論哉。何足論哉。中年得李于鱗。王元美集以讀之。率多古語。不可得而讀之。於是發憤以讀古書。其誓目不涉東漢以下。亦如于鱗氏之教者。蓋有年矣。始自六經。終于西漢。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久而熟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其文意。互相發而不復須注解。然後二家集。甘如啜蔗。於是回首。

以觀後儒之解。紕繆悉見。祇李王心在良史。而不遑及六經。不佞乃用諸六經。為有異耳。然六經殘缺。其不可得而識者。亦復不鮮。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豈足以為耻乎。而宋儒句為之解。字為之註。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也。其謬不亦宜乎。不佞則以為道之大。豈庸劣之所能知乎。聖人之心。唯聖人而後知之。亦非今人所能知也。故其可得而推者。事與辭耳。事與辭。雖卑卑為儒者之業。唯守章句。傳諸後世。陳力就列。唯是其分。若其道。則以茲後。聖人是不佞之志也。大氏漢儒注。雖亦有紕繆。距孔子時未甚遠。

其說皆出於七十子門人相傳授者如宋儒之時則歷世彌久且自昌黎去陳言而古辭之不傳於世者久矣皆以今言視古言且不識古文體勢是以穿鑿甚多又踈於禮如濮議諸儒聚訟雖程朱二公莫有明辨今求諸儀禮不竅多言本自了了又如家禮神主制長尺有二寸象十二月凡禮用十二唯天子為然祭四代唯諸侯為然伊川乃用諸庶人豈非僭邪太氏孔子時學問專用力於禮而宋儒不爾其所主張理氣之說六經無之唯易有形而上下之言然所謂器者亦制器尚器藏器之器本文可証豈氣之謂

乎天理人欲出於樂記而不言去人欲以盡之夫入欲淨盡豈人之所能為乎克己之己為己私然六經無此例且下文由己乃人己之己孔子一時之言豈若是乖張乎解格物為窮到於事物之理是加窮理二字其義始成殊覺牽強且窮理本贊聖人作易之言豈可望之學者乎且天下之理豈可窮盡哉明德之解雖美乎至於詩左傳而有不合者焉且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雖堯舜之世豈有此事哉本然之性氣質之性本為苦孔子孟之言不合而設焉然胚胎之始氣質在焉故古無此言而孟子性善亦不

樂言之耳。舜何人也。吾何人也。本言循聖人之教。以行道於天下。則聖人之治不難也。而宋儒乃求身為聖人。然程朱既不能為聖人。而孔子之後。無復有聖人。則是懸空言以強人所不能也。至於變化氣質。亦經無此言。氣質天之所賦。豈可變乎。人各隨資稟以達材成德。用諸國家。辟諸刀鋸推鑿。各殊其用以成太廈。雖三代亦然。豈必須變乎。如禮者。經所言皆禮樂之禮。程朱以為性仁齋以為德。豈非強乎。六經之言。本自平穩。故聖人之道。萬世可行。至於宋儒。則務為新奇之說。以強人之所不能為。要之昌黎好議論。

務言理。其風至宋益盛。程朱二公生于其世。習以為常。不知求諸事。與辭亦不自覺。其與古背馳。耳上之所言。皆宋儒之說。且舉其綱要者。亦万分之一。其它紕繆。不可枚舉。為不佞直據經文。以事與辭証之。不復須訓注。故其所見。與隨筆時大有迥庭也。夫不佞以宋儒為新奇。而足下少服文恭先生之教。意者必習於宋說者。則必以不佞為異端邪說。唾而罵之。足以不佞之為此書。握筆踟躕者久之。然是而不言。足下必以隨筆為不佞終身之見耳。匿其蓋以阿人者。不佞於交義耻之。故敢陳之。乃以此而獲罪於足下。

日本文少
卷之下
五三

亦所不辭也。惟足下亮之。如處佛氏之說。不佞近有對問一篇。附覽。又如譯筌一書。不佞二十四五時。從學之士。錄不佞口語。其後十年許。頗有增損。現今印行。若夫寫本。則舊稿耳。要皆兔園冊子。豈足掛齒牙乎。又承問。雖字法及猶尚尚猶。不祥莫大焉。無不祥大焉。不佞竊意其義全同。但語勢異耳。凡學文章要識體。故學左氏文。則用左氏法。學孟子文。則用孟子法。若混而用之。則緝錦以布者類也。柳儀曹論石鐘乳。其與左氏異同亦如此。隨筆中。西京乃指西漢大體。謂治道大體也。時殘暑尚在。伏以自愛。不備。

與富春使

山縣孝孺

咄咄春使先生。一別二十年。忽為若夢。余求先生於蓬萊三山之陸。俄而在人間也。雖則在人間也。而先生真神仙哉。先生之在人間也。猶之乎蓬萊三山。爾孝孺僕僕如昔。心竊嚮往。輒亦自慰。以出世涉世。唯是一塗。雖所由異乎。歸則同矣。天地一蘧廬。百年一駒隙。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余豈希貴也乎。一尺布可縫。一斗粟可舂。是誠彼羸人間世界。一大鈴甬。余豈貪富也乎。所為栖栖者。遵疾固之義也。嚮者江山人纏纏。說先生覆鉢狀。意者東奧山谷之間。受上池

水於異人不然白人之白獨難白乎先生鬚耶十月
西歸跡先生于長安卜數中幸分吾一杯乎

上荷蘭藤侯

太宰純

月日純再拜方今暑往寒來未審君侯閣下動履清
健否曩者車騎至自京師僕走詣貴府奉賀行旆無
恙終成以歸幸不見拒於閹人得仰眉宇畧叙離闊
但以君侯始下馬府中多事忽忽不盡觀縷後又一
上謁則以官事見辭僕恐不敢復請望望然歸前日
蓋識君侯一言曰而今而後暇則與諸子講學肄業
于今既半載未聞有所踐行焉僕又嬰塵網足不踵

侯門者數月起居左右之不能也即木石之性能莫
悵然乎往歲賜僕報書唯書貴號不書貴名且無頓
首等字僕聞書札雖與輿臺必自書其名禮也至於
自辱之為嫌哉如純也卑賤且狎固無傷也於他人
則不宜如是昔者朝鮮使者奉書水府義公不用名
印而用字印義公咎之朝鮮人受罪而不辭君侯或
者聞之是故禮有固陋寡聞之誚易有朋友講習之
象僕願得間陳諸左右而進見未有日茲忘愚陋敢
效款款萬賜採納幸甚觸冒威尊無任惶懼純再拜

答木村希黯

太宰純

十月廿五日。純白客自浪華至。得足下去歲抄春之書。問其所由。蓋再三傳焉。閱緘墨色淋漓。宛見手采。就審足下壯健。彌加勤學。不怠。僕於是乎曷勝雀躍。京師一別之後。音容踈闊。非夢寐。何能復得見足下。俠氣勃勃。劇談抵掌之狀。昔與足下飲酒於湖中。乘醉各言尔志。因相与握手。悲歌慷慨。泣數行下。今而憶之。髣髴乎如有如亡。恍若異世。非以年歲久故乎。雖然。純每飲酒而醉。意未嘗不在湖中也。余惟足下亦如此邪。足下惇樸質行。好學。修業。不墜。先緒。恬澹寂寞。不求名譽。可謂善士而高士者也。達觀一世。

如足下者。豈易得哉。此純所以平日傾心欽慕也。今讀足下書。知其志操彌堅。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乃得學之本也。純尚何言哉。然足下恭謙不敢自是。千里之外。質諸子。純雖不敏。敢不效愚款。以荅十一乎。夫足下醫者也。足下之為醫。其家學也。常人鑽其先業者。多不好之。而足下乃好之。足下之好醫。其天性也。昔者淳于意。漢太倉令也。張仲景。長沙太守也。是二人者。皆古之所謂良醫也。二人皆為官。而有其祿。彼其為醫。豈為利哉。好之也。李明之東垣富家也。其為醫也。亦好之也。惟其好之。是以其道如彼。明其技如彼。

工今足下山陰舊族而家有三年之蓄男女二十口
未始知飢寒何故自乃祖乃父以醫為名也我誠知
其不為衣食也足下又好先人之所好而志在明其
術善哉足下而不能為良醫誰能為良醫純嘗謂醫
道難明醫書難讀宜乎世之良醫雖然明道在善學
苟能專心學之則無古今良醫豈不可企乎今之人
惟不善學是以其道不明其技不及古人已何謂善
學善讀書之謂也夫醫書固難讀非老於儒者不能
達其辭義且况自本草以下至素靈難經皆先秦古
文也故雖有聰明之人非多讀古書以參考之未有

能得其旨者也此醫之所以必本乎儒也惟今之為
醫者多不讀書執局方以待人需此則所謂膠柱調
瑟之徒不足道者也其有能讀書者但讀儒書不好
醫書聽其與人尚論則儒也觀其所事則醫也問醫
道為則不知也如此者世俗命之曰儒醫予甚惡之
嘗著儒醫論以示同志今足下乞予文因以是為贈
足下其及覆之夫蟲有蝙蝠人有儒醫蝙蝠猶可儒
醫則不可蝙蝠天賦也不可奈何儒醫人為也知非
則可改矣世之為儒醫者率能讀書豈不自知其非
哉知而弗能改者為利欲所牽也鄙哉鄙哉足下素

好讀書足下之讀書為明醫道也。我誠知足下之不
為儒醫也。今乃為足下言此者。冀其愈益用力明其
道。精其業而不朽其名於永世耳。此亦虞廷君臣交
相警誡之意也。嗟呼希黯相別十餘年。雲山千餘里。
欲銜杯暫叙平生。將以何時乎。純近日行止畧定。雖
貧可以終身。幸叩體無恙。善飲食。勿以為念。惟足下
自愛。來書懇懇。不能一二奉答。諒察幸甚。純白。

報宇士新

服元喬

先是與賢弟士茹驩。既已得知足下文雅。每語未嘗
不嘆。君家墳篋一何殷也。尋辱書問。諭示懇懇。又得

結驩千里外。縱其同好之誼。抑何嘉貺之至也。足下
高明。乃聞赤城之風而興也。讀其書。誦其詩。古人猶
可尚友。况於今乎。然亦自非超然英特之質。安能跨
於世俗。遠求其所事哉。此其所見。固自甚高。所論韓
柳李王及楊。推當今亦自足下所見同符。我心至如
輩。及不佞則過賞之厚。誰敢當之。無亦足下扼腕吾
黨。欲俾不佞崇此虛譽。邪。既不敢當。敢忘寵光。夫西
京之盛。人文淵藪之會。凡海以內。負笈入關者不絕。
苟言學。必言京畿。言京畿。則搢紳諸君子。何限而今
且無一當足下之心者。不亦足下所見已高乎。適且

難乎其人可知矣。京畿諸子羣輩為儼亦唯居則不知有君家兄弟如或知吾黨則何以哉其兆既存矣乃使海內謂涇渭之間有二龍則池中羣物孰不刮目為足下壯之日以企望耳既見賢弟亦猶見足下若惠好我則固不佞之願也。他日或圖壯游則東道主不佞敢不受命餘具報賢弟書中不盡。

答無文師

服元喬

日江上一晤則不數語師已翩然渡海而西遂不知別來有何狀乃欲起居者不果坐弥年歲矣適至俾師下問雖不遑慚愧然審師平安且蒙不棄則不佞

心自慰耳不佞自己脫樊中若乃所論則誠愉快也而一飲一啄尚猶不能翫飛颺然餽口此間亦自一聞里師在肆中者耳豈不佞意哉然是特世諦不可陳說息心侶故忍使師姑疑焉爾秋興八首特蒙高和大自然山中氣白雲變態忽作持贈之物非師之貺何以得把翫之為感不盡富士賦壯遊哉讀之使人有欲探禹穴之心然其體裁也以古視今恐獨有所恨與且論不佞猥刊定焉夫賦之為作古之君子其尚病諸至乃論之談何容易要一一所聞可畧而言夫風雅變以來於騷則屈宋是為正始蓋騷亦賦也

至于漢司馬相如靡麗繁富大為一家繁如也宜乎
其言作賦之心也雖子雲時四賦亦以似相如為榮
其後則兩都二京晉則有三都其他遊覽紀行鳥獸
物色以至宮殿之壯觀音樂之微妙爛然奪目者不
乏其人蓋歷東漢至魏晉其體漸變而其際作者何
嘗不欲各極其伎且以凌相如踰子雲並肩屈宋者
然比之西漢有雁行有隨行亦終不能飛騫絕塵也
乃變其貌則其觀亦衰至唐宋則愈變愈衰無復可
言者間如眉山赤壁何狗賦也即英雄不可以欺識
者明三百年作者彬彬稱為踰古獨至言賦則僅盧

次樵一人餘可稱亦唯陸顏謝伯仲耳由此觀之
賦難不其然乎夫賦不為則已為則長卿子雲即為
之不及庶無以愧典午以上願師少上之然師所為
亦足以觀昭明氏之化也吾師乎可以語己所賜楮
生日夜與毛穎輩密坐文房助不佞雅興謝謝若周
旋洞天師請為我致意不佞及老少無恙勿煩道慮

與君瑞越君

平玄中

先生獨謂余為貧也為時有利不利也恬乎不復怪
二十年一日過辱高誼玄中無狀愈益恃越石父之
所恃而獨未至不為尊面作計殆幸已疇昔貴莊之

飲百觚之量窮矣。玉山既倒，籃輿歸家而卧，昏然不知也。夜半睡覺，恍爾以為猶在貴筵杯勺之間，乃頻呼先生呼子遷呼酒呼琴，家人驚而相聚為顛為魁，醫禱是謀，既而始覺，往之甚，醉童子隅坐而執燭，乃問曰：有甚於此者，桀紂忘身，何謂也？余不能對以告。

上羽林中郎將小倉藤公 秋儀

八月三日，陪臣肥藩鄙僂生秋山儀，盥東鄉頓首再拜，謹奉復書於羽林中郎將小倉藤公執事前。去歲辱眎華牘，副以高作，并既拜受，諸敝舅益至，械中恭惟執事。王國寶器，德位竝崇，邈矣雲漢階之。

弗及何圖，地上小臣儀，倏得是玉唾，粲粲乎隨風而降於執事哉。且駭且喜，一信一疑，戰灼失措，不能定視。先是執事以安直父子故，更推愛屋上之烏，重命益至，俾儀也承之一奉，和其瑤什儀也，凡庸微若虫蟻，何能敢當唯逝者不可復起，而存者實有对侄兄弟之分，賜息既如彼，申命又如此，則無辭之以為解也。則儀不能逃辟，敢奏薄技，蓋亦為益至及安直父子，謹奉謝其死生同感之萬一云爾。儀少長乎海濱，風韋瑟瑟中，其所奏技亦唯漁歌款乃，類耳豈足雜之鈞天廣樂間哉。迺執事謬垂頌聽，過加獎譽，且忘

其貴不鄙匹夫自九夫之上千里之外遙賜手教以
求拙文雖由愛烏哉是自執事風雅高誼矣夫布衣
之交古人所難世烏有一如執事好文下士既竭諸
其藪而其餘至越海遠徵公麼如儀者所著述乎執
事則可不謂善誦緇衣君子哉儀嘗讀懷風經國等
編其時在朝鉅卿名大夫皆能操唐聲而晁衡野篁
千歲稱特異矣暨至近代古抑何寥寥希聞也唯執事
獨絃唐聲鍾期是期何其慕前脩乃爾執事則可不
謂晁衡野篁而生於今之世哉執事苟能大倡雅道
使諸縉紳衣冠間有所觀效而興起焉耶雅頌之音

大振於
朝廷之上矣昇平奇瑞何必棲梧之
鳥是亦足以鳴
聖世之盛也夫唯執事圖之
鄙之人私竊有禱焉儀也前既拜賜即當奉報唯時
值日疾筆研俱廢如坐五里大霧中是以不能細讀
來美虔圖所以奉酬豈玉清府中物不許人間輒窺
之耶愧惡銘心有俟差日日夜夜念之若芒刺在背栗
栗唯罪戾之至之懼敝冑益至年既七十餘謹慎如
石奮視子任有過猶視己有過每見儀之面屢譙讓
遲慢對案不食儀雖欲勉強塞命乎操觚則眯視朱
成碧是以欲為中廢止者數矣儀則竊謂赫赫縉紳

日本文抄 卷之十 六十一

君子業已誦其尊破矩矱而下賜卑賤矣迺其暑賦
未獻何宜見譴責乎哉山澤之大亦必納汚則儀特
是以少寬焉果爾假借日月罪從未減經春度夏稍
稍始愈於是乎儀正襟潔指敢再披覽則光彩燦爛
自紙上射人眉睫與夫在天外籟峯吐紫烟作花者
相照映不已因疑縣象之天軍林林如白羽者忽垂
曜於草茅耶則陋自之幾蝕之復明也均之執事之
載錫之光矣下存之寵終身靡忘肅此什簾貽諸兒
孫謹用奉和三章別作三首獻之左右以擬負荊外
鄙文一通近藁一冊應命貢上亦唯漁歌歎乃矣足

瀆嚴聽伏冀執事命侍史一令展前試以玉如意帖
之而已則儀之榮幸萬萬矣臨書不勝恐懼之至時
徂暑為道自珍仰祈電鑒不既

寄華嚴鳳譚講師

釋元皓

九月廿八日元皓白華嚴講師座下前者皓在書肆
中獲與講師相晤塵談一席出于非望祇以爾時法
旆遽然去也皓不得而從為憾皓今來攝正爾奉憶
郵有致山本氏書客舍者得新刻明導劄一部拜讀
之語高旨遠不易通曉皓以明日浮于海已逼發匆
匆不遑終卷意則謂霧海舟中讀之以為指南針豈

不大賜乎。然皓不忍釋手，方夜讀之，乃知從上諸師皆廢矣。而至于其日，聚集永明真歇一元天如靈芝幽溪雲棲及他張無盡王龍舒若我邦慧心顯真慈鎮南勝妙香明禪隆克圓信等諸瞎屢生不覺絕倒，乃剪燭撫卷而北嚮，嘆曰：「劄乎明哉！明乎導哉！然其所導以從上諸瞽邪，則劄主惟不過相於瞽而已。於世之明者何益乎？」曰：「否，前言戲之耳。若空端一公者，非特喪明謂是無目者亦可也。夫劄語高旨遠，不易通曉，且以皓已通發也，故不能卒業，當待他日而後以領大賜耳。」敬茲為書，聊布腹心。明年趨會，餘畧。

書外皓行乎哉。劄主善自愛。

寄清君錦

梁田邦美

讀隱秀軒集三四過，亡論佳處不佳處，一種別色，可以拭心目矣。君錦一癡之庇，敢不恭謝。伯敬詩文靈不及譚，而朴過之，然此老以朴為一霸，雖譚之靈，不得不拜下風也。貴評數條，冕鉞各有理致，論病中買侍兒古玉刺蟾子，獲蜂二題，蔑視脂粉，不直一文錢。大丈夫百尺氣焰，可使三都下雲雨，才子當之，殆汗漉漉乎，媿死也。吁，毒手哉！美間居寡侶，老來倍甚，赤石水月，千古不腐，而水月不能盪腐人，大氏語言無。

味事車不脫格套與斯曹偶坐半日其苦比鬼薪城
且差從未減耳諺曰馬馬羣牛牛友咫尺千里不肯
責臨以為不相及至使鬣齒孤立艸野是非所望於
仁者矣拙稿一幅併呈允近作欲靈朴相稱而為慧
分所限不能自慙可嘆已

復梁蛻巖先生

清絢

鍾伯敬集評辱褒一得如得珪璧至曰馬馬羣牛牛
友僕豈其人雖先生之過愛抑亦失於取譬矣亦唯
僕之至於斯所覩翩翩佳士聲樂渙獵之不遑其於
病書生終日仰屋呻吟者猶之風馬牛馬馬羣牛牛

友雖先生之過愛不誣耳赤石水月千古不腐而水
月不能醫腐人危言哉蓋亦先生之今乎掃大夫女
吏部之古乎水月千古不腐即千古不朽太篇敬拜
盛愛和甚拙吐置為幸

與堀南湖先生

武欽錄

從辭案下倏爾時序換移月生魄而不能奉一字
甚哉小子疎懶雖則疎懶為性也菴生亦有慚德乃
者令郎南瀕見過辱先生之厚意一何懇篤之至此
也懶之與懇其相去也何翅天淵小子為之背汗涔
涔不知所謝不知所謝乃審先生燕居申申諷誦安

閑且近有卜居綢繆之狀。祝祝欣欣。雀躍何限。往年
小子在京。景慕先生。彌彰也。久矣而未得執謁。就下
風。而今夏方伺絳帳。奉聲咳。先生弘涵。不以下體。謬
辱忘年之文。一日十年也。其至質疑晰惑。洞然不隱。
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小子未始不爽然自失。心謂相
見何晚也。退而思之。澗然發蒙。實多矣。譬之入昆山。
得寶珍。涉芳洲。採杜若。烏古齊。太史適曾見。孔子曰。
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知之寶。
貴也。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江海之為大。是亦小子
之謂也。夫當世稱道學先生。傲然高居。以博覽曠識。

為記問之學。以文章詩賦為虛華之詞。曰舉無益矣。
彈之唾之。乃闐然揜其固陋。文短者。蓋多有焉。而先
生者異于此。拔羣出萃。澹然於名利。翼如乎恭德。無
書不讀。無物不知。腹笥吻筆。心腸皆錦。其文也。險如
舞女走筭乎。活如市兒弄丸乎。眉山亦將退舍。其詩
也。幽巖積雪乎。明珠走盤乎。山谷亦虛左。豈可不謂
宋儒之山斗。道學之冠冕邪。但恨小子在京日少。不
能聞德音已。爾來談學。未嘗不口先生。於鈎玄探牘。
亦未嘗不稱先生。於是乎。或奉顏屋梁之月。馳心日
暮之雲。未嘗不思先生。雖然。踈懶為性。加之善病。以

是闕然於奉問至此先生沒愛其怒旃唐虞之技想
 今過半松福兩生問奇無恙否此兩生資性潤朗明
 達温其玉哉且得先生之追琢發其璞愈可遠他日
 必觀國光矣可羨可慕小子以臘朞立春之交將復
 上都奉摠承勿以小子為元規之塵是幸是甚時霜
 威凜寒雪意肅栗伏以自重為後進

答中子鴻

服天游

辱華牘茲審足下起居康寧堪慰遠懷前者在山氏
 亭實始接白眉塵談終日出干非望且足下不以交
 淺故敢嫌言深誠能吐露情實出示肝膽謔快士哉

快士哉但來教稱僕過與之甚即至以林公見比豈
 帝不敢當云爾乎抑亦怪足下浮誕夫語人必於其
 倫僕雖祝髮未嘗服方袍實所謂秃居士者也豈支
 遁之傳哉想是一時戲言然亦出於思請勿復承
 喻念六日足下將携山藪二子以遊宇縣而又欲使
 僕從後塵亦何見愛及之厚也况僕夢寐宇縣之勝
 久矣今忽得來喻笑與抔會遊興勃勃不可遏止若
 夫足下煙霞主盟幅巾杖屨左提子章右挈子厚冷
 然以往則死尔曾點狂態乎僕亦龍鐘蹒跚從冠者
 後則猶狗尾續貂乎至若涼菟水攀喜撰巖望旭峯

泛棟棠瀨登平等閣吊扇塔憇通圓草則豈多讓黃
 溪鈷鉏潭袁家渴之諸遊哉而足下記勝之才抑柳
 州不帝則逍遙而臨河濱取巨石以為林先下酒數
 盃而後藻思油然興也乃就陷為研河水為滴磨墨
 數升而足下揮如椽筆醉墨淋漓以題石壁則豈不
 一大愉快哉僕豫想之恍乎神往因屈指遲期以日
 為歲何圖造物為如山生先以繁務為辭僕雖閑散
 而病羸之質行步艱難苟非有人扶之不能致遠夫
 君處伏水我處洛水固不過一莽蒼路程然以我視
 之猶齊楚不相及僕既失却山生亦猶瞽者無相俛

俛乎其何之嗚呼徒有勝情而無勝具坐失斯機會
 痛恨之至其謂之何但冀足下察之憐之先此草復
 餘期嗣音不盡

奉答華陽公子

江村綬

始拜辱賜教顧綬在草莽青雲路隔何由致斯五示
 雲彩照臨雍痛繩樞哉且駭且疑心定而後再拜捧
 讀時惟炎威方赫伏審尊履清泰恭喜至祝綬前日
 遊河內主於北山元章家遂相得而歡因聞公子雅
 尚文藝亦時綬私謂公子講武餘閒與左右近侍藻
 翰相競追跡於西苑飛蓋今而拜賜問始知公子學

原六經志存經綸其雅尚不啻繡虎自期也欽仰之
極不覺悚然自失矣公子視世之亡羊者衆深慮多
歧之易迷失焉乃不以綬之駕駘而試綬以老焉之
用然如綬實駕駘而伏櫪者也何以能辨別正路若
有妄指謾導致太澤之虞則罪戾深重是懼是以不
敢輕判淄澠也今時學者偷薄夸誕成風詭激相競
煽同培異卓立門戶無顧賊夫人之子要之噉名已
哺啜已綬雖無似平不喜輕薄若斯也綬往著日本
詩史其凡例中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五色各色其
色未嘗失為其明夫玄之與黃孰是取焉孰非捨焉

余不好為詭說異論以建門戶是綬論詩云爾然而
豈翊詩之謂哉凡學術民彝亦復靡有弗然詩曰大
道如砥其直如矢言易視易履耳唯是褊心是以咫
尺迷失何則錮於先入者守株難遷眩于詭說者拋
棄荆璧而襲重燕石物茂卿有言世崇信程朱過於
孔子猶之今之佛氏崇信法然日蓮過於釋迦其說
雖過激之甚乎其理或然矣但以綬視之今之學者
崇信物茂卿亦何以異於此哉以火救火以紛解紛
綬未見其能濟者也自非聖人孰能無過激乎孰能
無未弊乎若論其未弊何患無言乎太公聞魯之初

政於周公曰。後世必弱矣。周公聞齊之初政於太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禍。夫周公大聖也。太公大智也。猶且不能救於未弊於當初。況不及周公太公者乎。孰得無未弊乎。褒之者揚其瑜而蔽其瑕。毀之者拾其短而掩其長。寸木岑樓。何窮極之有。要之天下自有大道。人苟魚福心虛。已以求之。何患無所循履。况明敏如公子。何過慮襄野之輟。又何用綬之喋喋耶。綬家世守。程朱訓詁。雖然非阿其所好。公子亮察焉。別幅賜諭。爾後見示尊稿之事。拜閱佳藻。固所願也。若夫改竄非所敢當也。賤業多冗。加之炎赫。作崇艸。

艸奉答萬賜海涵

與朝鮮南時韞

釋顯常

仙槎一去。西望於邑。屬世肅寄。信赤關之郵。乃託八行。復陳餘哀。向辱公之贈言。語高而旨深。至今執玩。不能釋手。蓋君子之文。莫不以實。交莫不以誼。目擊之間。既知其不相欺矣。衲向與公一周。旋眉結臂。交心至而筆隨。其昭不異。白首之故者。不知公何以得之。衲而衲。何以得之。公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南儵北忽。乍合乍離。俯仰之間。邈為殊域。雖世相變。幻固爾。惡得以鐵石之腸。處此永訣乎。魯堂以六日東歸。

衲則以微恙猶在浪華當不出二三日上舟矣及至
舊廬薜荔自掩塊然獨處遊目雲月緬懷乎西方美
人其為情將何如也如逢好便當復裁一楮以託以
酌之人其及不及未可知惟滄溟無阻錦旋有期千
萬為國自愛臨楮黯然而

與湯之祥

赤松鴻

有人來說老兄近歸藩即解職或曰不唯解職耳大
被貶黜果然欤苟然是無怪也抑下直道固當爾爾
雖君侯之明而老兄之賢平安知市虎一朝成而傳
參也殺人者不啻三人也不佞乃私竊謂虎不在市

上固也獨得無在城中乎既而又謂是蓋天欲使老
兄優遊間暇倍盡力斯文而後世學士大蒙德澤天
下後世尸而祝之也何必徒任一國政如管夷吾晏
平仲之為老兄足下加餐自愛

答藪子章

赤松鴻

睽違未幾既不勝三秋之思加之楮雲覆墊海氣蒸
人如坐鬱攸中則又念昔日西澗之遊不唯其山水
不暇應接採花南林矢魚北岸行歌樹杪坐嘯雲根
於是乎又相與放一葦乎碧潭任其去留足下伯潛
詩酒相屬澤生昆季不專墳笈時顧華生或和弄玉

山響谷應清音交發。紅日既沈，繼以朗月。疎柳高槐，影落長堤。淡煙蒼桂，香散連屋。四顧蕭然，漸就歸路。醕酌相扶，善謔互發。徒行三十程，不復知疲倦。噫！此樂也，豈可復得。今而思之，祇有夢魂飛越耳。累接手教，并得新詩，諷誦不已。頗解愁悶，至如所諭避暑優遊之狀，亦何遙想之不當也。不佞非徒炎熱苦患，難粗備拙荆善病，脚疼殊劇，綿綿不愈。呻吟發屋，遂不得已。前月之初，遣浴溫泉，至三日前，乃還。伴及二十日，中饋無王，乃與子弟親操井臼，拮据之勞，手口瘁瘡。且也寡君奉秋末戍，駭城之役，乃命僕從行當先。

趣都邸，列於行伍，則期亦不甚遠。一二行裝，日夜經營。文章翰墨，邈若山河。方之足下，與諸才子賦詩論文，歡娛度日，亦何如哉。子厚足下，其憐察焉。而不佞跋役期，以明年冬足下西歸。在春夏之交，則可知握手無期矣。每一念之，不覺涕淚交頤也。來諭又褒賞豚犬，并蒙幼敏老鈍之戒，可謂善誨。敢不拜命之辱。亦唯殷監不遠，適公既為前車，過此已往，時賜鞭笞，舐犢之私情，不勝區區之至。見惠三絕，和以奉答，聊訴苦耳。

答某

明和七年
庚寅秋

皆川愈

承問七月廿八日夜天象變異實為近古罕聞之事然如來書只言赤氣者恐其欠詳如此間所見則夜戌刻北方先有氣色如赭須臾彌漫東西中有白氣數十道森森上衝皆頭尾尖銳而其色乍濃乍淡參差隱顯不定而其長者有及紫宮垣外者丑刻漸皆移進至中天則色亦漸微而消散度雖在龜藩地方所見者必亦如茲所記者至如論其徵應及辨其吉凶其未能為之臆斷為大抵古史籍所載言赤氣者頗多而其類亦不一有曰有聲者晉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氣亘天砰隱有聲梁武帝天

監十年丙申天西北隆有氣赤氣下至地者即是也有曰夜見者晉惠帝永興元年之外尚有愍帝建興元年十月己巳夜齊後主天統三年五月戊寅夜唐肅宗寶應元年八月夜德宗貞元十二年九月癸卯夜敬宗寶曆元年十二月乙酉夜文宗大和元年六月乙卯夜僖宗中和二年七月丙午夜皆赤氣以夜見者也有曰西北方者天監十年所見之外尚有晉建興元年十月北齊天統三年五月及十月唐寶曆元年十二月大和元年六月乙卯中和二年七月丙午皆其見於西北方者也有曰北方者晉永興二年

十月丁丑。唐德宗貞元十二年九月癸卯。文宗太和元年四月庚戌。二年閏三月乙卯。皆其見於北方者也。而言見於他方位者。僅止漢永始二年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之一事。而按此其為狀。乃俗間所傳火柱者之類。與他所言赤氣者不同。則赤氣如霧之所見。率皆不於北方。則必西方。是故其見之於北方西北隅者。雖固屬變異。而是猶得其常者也。而其重疊累見者。莫多於唐文宗之世。太和元年四月六月八月。二年閏三月。蓋自漢至唐。未有甚此者。就中如曰四月庚戌。北方有赤氣。

中有數白氣。間之乃其變異之象。亦絕類前日所見者。加之今歲大旱。自五月晦至今八月。僅一二雨。京畿河乾井涸。鳩曠滿野。而按文宗此年。又曰夏京畿河中同州大旱。則雖其前後不同。而其歲氣亦絕與相類似矣。據此觀之前日變異。其必亦元旱之沴於天象見者也。但如文宗之世。唐運已屬將衰之會。而如今日乃。聖明當御天下。隆盛豈可同日而論哉。某竊謂今日其猶堯九年之洪水。湯十年之旱乎。言雖有聖人撫運。而亦莫如天時之水旱。何也。蓋人事之興廢。理亂。非陰陽沴氣之所關。蓋政教備舉。

而財用殷富則衆庶由此以人安故理失其本末則
雖祥瑞日臻而天下將顛而覆矣苟理不失其本末
則雖災異日至而天下正居泰山之安矣漢儒言道
昧之本末未喜言五行而強論徵應往往附會穿鑿雖
或託之以進譏諷而其弊必信於巫祝祈禳矣若此
將何益乎且漢儒所推徵多本周禮眡祲氏十輝十
日想之占法所謂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者是也
使漢儒占前日之變異則必曰兵且喪然此其為說
甚膚淺矣先王之禮二至書雲物而蔽之亦唯以其
難懸測而知者也欲使後世比類以定其占法故每

書以蔽之安有想像臆決之法乎夫周禮之為實作
前賢已多斥之則今其說之不足採用固已不俟辨
然人之好奇或一見機祥動輒引周禮以為口實則
其恐人尚或有以夫妖妄矯誣之談以進之者是以
今不得不更廣徵之古事而類推以發其義也若論
其必見於北方則赤氣乃陽炎之耀映也陽炎本於
日氣有餘則陽有滯伏滯伏則必於北方餘三方乃
其所往來流通之街衢也若論其間白氣者乃隋志
候氣之法曰凡氣初出似甌上氣勃勃上升氣積為
霧霧為陰陰氣結為虹蜺暈珥之屬捷此白氣猶虹

蜺陰氣也。且前夜所見先見赤氣，後見白氣，間之意其必南。又有伏陰而遇陽炎之將動，故亦感起以與之應也。陰陽水火所必相配合者也。某竊意不踰月或北方得風雨，則其氣伏結者解散乎。蓋其象已兆故也。雖然天事之難知，未可以此遽斷其必然也。亦唯在於在上君子敬畏以戒慎其身，過此已往非某不佞之所能知者也。八月四日某再拜。四日晴時南方無雲北方而雨

與太田玩鷗

巖恭

曩聞足下執牛耳詩盟於東山京洛操觚之士雲集

華鬢文儒。尨眉詩僧，皆為歛衽。僕雖蕪陋，自負先壹。飯而僻在於山陬，官羈在躬，不得登壇，爭先歛之恨耳。繼聞辟命為漣藩儒職，是其才之優譽之盛，有以致之也。可賀可賀。又聞栗原隱君子作青雲圖贊，近歷御覽而藏。皇祖廟是足以踵武於賢聖，畫障止藤女侍嘆息於九原也。僕固樂耳人之美，則熙熙乎為滿引，一木白快不可言矣。欲比及仲冬，乘輿掉保溪，雪訪足下，而知足下為一豎子，慙不作醉鄉遊。久恐使酒星暗澹，酒泉嗚咽。若及門不聞家釀，氤氳氣則興盡回去已。

復山田士諧

源之熙

領教乃知足下動履安詳。入奉膝下之歡。出友金華之春色。其樂可知。如某極違未已。市塵殆乎沒頂。講課終年。席將穿。纔舌存。青山綠水。其謂我何。見示紀事數則。下筆尤圓活。雖非無一二可議。要無大害。大抵文猶水也。勢險則怒為雷。激為雪。夷則坦如砥。淨如鑑。而未始失其所以。哀哀者為。所謂源頭有活水。故也。足下之才。非不能者。若能潛心于經史。溯其源頭。則取之左右。無所不可。尚勉厲勿怠。某屢以此做學者。大率辭以暇少。然多暇者未必勤之。少暇者未必

嘗無成。成與不成。在其所志耳。和韞卿仍舊懸蛇車常盈門。近日文思殊道上。昨為足下致語。因示貴文。即托某所以復足下。亦畧如某所云云。時下迫暑。加飭保重保重。

與古淳風

太田賀象

潤矣哉。淳風足下。一別幾十五年矣。渭樹江雲。匪不思焉。而逝矣。紫陽相隔三千里餘。渺茫波濤。不能奮飛。徒之花晨月夕。舊雨每盍。暮莫嘆而不道。無車公不樂也。昨烏岩隱士致牘。具悉足下上京。邂逅適願。語次及吾輩舊社友之狀。且見惠二頭筆一枝。故舊

不遺交誼之厚。欲趨而謝。且接芝眉。則既去之若耶。
將俟還京而期面晤。則馬首直東。不執紼維焉。豈其公
事靡盬。不暇寧居乎。淳風足下。斯行實忍心哉。森子
建者。嘗遊于貴邦。締契其大夫士之賢者矣。歸則噴
噴口足下。學業益盛。大藩裕式。而不止焉。夫九州之
廣也。唯筑有龜井氏。肥有足下耳。嗚呼。達矣哉。學也。
不佞象也。何敢望之。當日分携。爾後。父親疾。為兒輩
痘。為喪。寡君為亡。拙荆為拮据。狼狽。加旃以飢饉。百
指之夥。以未填溝壑。為幸而已。無幾。戊申之大災。罹
祝融氏。劫數。家資焚蕩。靡有不遺。糊口之艱。以故垂

講惟坐臯皮。強顏稱師。雖然。江北海清孔雀。兩叟既
逝矣。京師無人。若象也不材。亦多慕羶之徒。蠅附不
鮮。以斯文霸立一方。時事可知也。足下將不勝噴飯
耳。燕詩一律。聊酬瓊瑤之賜。仰冀雌黃。山川跋涉。時
惟寒防禦之祈。餘期嗣音。

答弟士元

源邦彥

領得手札。乃審吾弟勝具加健。梅花之津。蕙葭之汀。
隨處縱吟。嘯可羨。可羨。又承嘗讀論孟。疑先輩解權
字不一也。余亦嘗有所聞。雖有紛紛之說。概之反經。
合道與權。即經與經。權當有別之二耳。儒生為惡。權

謀權執者乃亦不善解推為反經之言蓋不解漢儒所以云尔之意也夫字義有本有末推字稱鍾為本一轉為稱量之義又轉為應變之義其應變之義生於稱量事之輕重而稱量有二矣於義與於利也經常也反經曰變嫂叔避嫌疑不通問者禮之常而經也乍見其將溺死固守常禮避嫌疑不救之不仁也稱量不避嫌之非禮與不救死之不仁孰重孰輕故舍經常之禮行應變之宜孟子既謂之權明矣其有別於經也故漢儒謂之反經合道也蘓秦張儀之徒巧言變詐而推量獲利之輕重者小人之事固非君子

所宜言也若夫曰權即經則亦有一義而存焉一當如東坡赤壁賦論水與月一當如今醫稱古方家者言大黃芩硝亦補也已

日本文少 卷之十一 三十八

皇都名勝詩集
日本詩鈔
卷之十

日本文鈔卷之下終

皇都名勝詩集
五雲源先生著
小本出来

日本詩鈔
同在刻

白詩選
五雲源先生編選
小本出来

享和元年辛酉秋九月

御幸町御池下
菱屋孫兵衛

二条通富小路西入
野田藤八

寺町通二条下
權兵衛

二条通富小路西入
伊兵衛

皇都書林

